





戰國策卷第十八

趙一

高誘注

早

知伯從韓魏兵以攻趙圍晉陽而水之城下不沉者

三板郟疵

元和姓纂郟已姓青陽氏之後趙有郟疵

謂知伯曰韓魏之君

必反矣知伯曰何以知之郟疵曰以其人事知之夫

從韓魏之兵而攻趙趙亡難必及韓魏矣今約勝趙

四本无勝趙二字

而三分其地今城不沒者三板曰竈生盡

人馬相食城降有日而韓魏之君無喜志而有憂色

是非反如何也明日知伯以告韓魏之君曰郟疵言

君之且反也韓魏之君曰夫勝趙而三分其地城今



且將拔矣夫三

錢劉作二

家雖愚不棄美利於前背信盟

之約而為危難不可成之事其勢可見也是疵為趙計矣使君疑二主之心而解於攻趙也今君聽讒臣之言而離二主之交為君惜之趨而出却疵謂知伯曰君又何以疵言告韓魏之君為知伯曰子安知之對曰韓魏之君視疵端而趨疾却疵知其言之不聽請使於齊知伯遣之韓魏之君果反矣

知伯帥趙韓魏而伐范中行氏滅之休數年使人請地於韓韓康子欲勿與段規諫曰不可夫知伯之為人也好利而鷙復四本只作復劉作復來請地不與必加兵於

韓矣君其與之與之彼徂又將請地於他国他国不聽必鄉之以兵然則韓可以免於患難而待事之變康子曰善使二者致万家之邑一於知伯知伯說又使人請地於魏宣子欲勿與趙葭諫曰彼請地於韓與之請地於魏弗與則是魏內自強而外怒知伯也然則其錯兵於魏必矣不如與之宣子曰諾因使人致万家之邑一於知伯知伯說又使人之趙請蔡皋狼之地趙襄子弗與知伯因陰結韓魏將以伐趙趙曾錢无下題字襄子召張孟談而告之曰夫知伯之為人陽親而陰疏三使韓魏而寡人弗與焉其移兵



寡人必矣今吾安居而可張孟談曰夫董闕安于簡  
主之才臣也世治晉陽而尹澤循曾錢皆作脩之其餘政  
教猶存君其定居晉陽君曰諾乃使延陵王將車騎  
先之晉陽君因從之至行城郭案府庫視倉廩召張  
孟談曰吾城郭之完府庫足用倉廩實矣无矢奈何  
張孟談曰臣聞董子之治晉陽也公宮之垣皆以狄  
蒿苦楚廡之其高至丈餘君發而用之於是發而試  
之其堅則箇路之勁不能過也君曰足矣吾銅少若  
何張孟談曰臣聞董子之治晉陽也公宮之室皆以  
鍊銅為柱質請發而用之則有餘銅矣君曰善号令

以定備守以具三國之兵乘晉陽城遂戰三月不能  
拔因舒軍而圍之決晉水而灌之圍晉陽三年城中  
巢居而處懸釜而炊財食將尽士卒病羸襄子謂張  
孟談曰糧食匱城力盡士大夫病吾不能守矣欲以  
城下何如張孟談曰臣聞之立不能存危不能安則  
無為貴知士也君釋此計勿復言也臣請見韓魏之  
君襄子曰諾張孟談於是陰見韓魏之君曰臣聞脣  
亡則齒寒今知伯帥二國之君代趙趙將亡矣亡則  
二君為之次矣二君曰我知其然夫知伯為人也鹿  
中而少親我謀未遂而知則其禍必至為之奈何張



孟談曰謀出二君之口入臣之耳人莫之知也二君  
即與張孟談陰約三軍與之期曰夜遣入晉陽張孟  
談以報襄子襄子再拜之張孟談因朝知伯而出遇  
知過一云云轅門之外知過入見知伯曰二主殆將有  
變君曰何如對曰臣遇張孟談於轅門之外其志矜  
其行高知伯曰不然吾與二主約謹矣破趙三分其  
地寡人所親之必不欺也子釋之勿出於口知過出  
見二主入說知伯曰二主色動而意變必背君不如  
今殺之知伯曰兵着晉陽三年矣曰暮當拔之而饗  
其利乃有他心不可子慎勿復言知過曰不殺則遂

親之知伯曰親之奈何知過曰魏宣子之謀臣曰趙  
葭康子之謀臣曰段規是皆能移其君之計君其與  
二君約破趙則封二子者各方家之縣一如是則二  
主之心可不變而君得其所欲矣知伯曰破趙而三  
分其地又封二子者萬家之縣一則吾所得者少  
不可知過見君之不用也言之不聽出更其姓爲輔  
氏遂去不見張孟談聞之入見襄子曰臣遇知過於  
轅門之外其視有疑臣之心入見知伯出更其姓今  
暮不擊必後之矣襄子曰諾使張孟談見韓魏之君  
曰夜期殺守堤之吏而決水灌知伯軍知伯軍救水



而亂韓魏翼其而擊之襄子將卒犯其前大敗知伯軍而禽知伯知伯身死國亡地分爲天下笑此貪欲無厭也夫不聽知過亦所以亡也知氏盡滅唯輔氏存焉張孟談既固趙宗廣封疆發五百乃稱簡之塗以告襄子曰昔者前國地君之御有之曰五百之所以致天下者約兩主勢能制臣無令臣能制主故貴爲列侯者不令在相位自將軍以上不爲近大夫今臣之名顯而身尊權重而衆服臣願捐功名去權勢以離衆襄子恨然曰何哉吾聞輔主者名顯功大者身尊任國者權重信忠在已而衆服焉此先聖之所以集

國家安社稷乎

劉改作也

子何爲然張孟談對曰君之所

言成功之美也臣之所謂持國之道也臣觀成事聞往古天下之美同臣主之權均之能美未之有也前事之不忘後事之師君若弗圖則臣力不足愴然有決色襄子去之卧三日使人謂之曰晉陽之政臣下不使者何如對曰死僂張孟談曰左司馬見使於國家安社稷不避其死以成其忠君其行之君曰子從事乃許之張孟談便厚以便名納地釋事以去權尊而耕於負親之丘故曰賢人之行明主之政也耕三年韓魏齊燕負親以謀趙襄子往見張孟談而告之



曰昔者知氏之地趙氏分則多十城復來而今諸侯  
孰謀我爲之柰何張孟談曰君其負劍而御臣以之  
國舍臣於廟授吏大夫臣試計之君曰諾張孟談乃  
行其妻之楚長子之韓次子之魏少子之齊四國疑  
而謀敗晉畢陽之孫豫讓始事范中行氏而不說去  
而就知伯知伯寵之及三晉分知氏趙襄子最怨知  
伯而將其頭以爲飲器豫讓遁逃山中曰嗟乎士爲  
知己者死女爲悅已者容吾其報知氏之讎矣乃變  
姓名爲刑人入宮塗廁欲以刺襄子襄子如廁心動  
執問塗者則豫讓也刃其扞曾本曰欲爲知伯報讎

左右欲殺之趙襄子曰彼義士也吾謹避之耳且知  
伯已死無後而其臣至爲報讎此天下之賢人也卒  
釋之豫讓又漆身爲厲滅鬚去眉自刑以變其容爲  
乞人而往乞其妻不識曰狀貌不似吾夫其音何類  
吾夫之甚也又吞炭爲啞變其音其友謂之曰子之  
道甚難而無功謂子有志則然矣謂子智則否以子  
之才而善事襄子襄子必近幸子子之得近而行所  
欲此甚易而功必成豫讓乃笑而應之曰是爲先知  
報後知爲故君賊新君大亂君臣之義者無此矣凡  
吾所謂爲此者以明君臣之義非從易也且夫委質



而事人而求弑之是懷二心以事君也吾所為難亦  
將以愧天下後世人臣懷二心者居頃之襄子當出  
豫讓伏所當過橋下襄子至橋而馬驚襄子曰此必  
豫讓也使人問之果豫讓於是趙襄子面數豫讓曰  
子不當事范中行氏乎知伯滅范中行氏而子不為  
報讎反委質事知伯知伯已死子獨何為報讎之深  
也豫讓曰臣事范中行氏范中行氏以眾人遇臣臣  
故眾人報之知伯以國士遇臣臣故國士報之襄子  
乃喟然嘆泣曰嗟乎豫子劉去豫字子之為知伯名既  
成矣寡人舍子亦以足矣子自為計寡人不舍子使

兵環之豫讓曰臣聞明主不掩人之義忠臣不愛死  
以成名君前以寬舍臣天下莫不稱君之賢今日之  
事臣故伏誅然願請君之衣而擊之雖死不恨非所  
望也敢布腹心於是襄子義之乃使使者持衣與豫  
讓豫讓拔劍三躍呼天擊之錢无呼天二字劉曰而  
可以報知伯矣遂伏劍而死死之日趙國之士聞之  
皆為涕泣續云司馬貞引戰國策衣尽血襄子回車  
恐涉恠妄故略之耳今本无此乃後人所刪說  
苑襄子自置車庫中水漿不入口三日以礼豫讓  
魏文侯借道於趙攻中山趙侯將不許趙利曰過矣  
魏攻中山而不能取則魏必罷罷則趙重魏拔中山



必不能越趙而有中山矣是用兵者魏也而得地者趙也君不如許之許之大勸彼將知矣劉无矣字利之也必輟君不如借之道而示之不得已

秦韓圍梁燕趙救之謂山陽君曰秦戰而勝三國秦必過周韓而有梁三國而勝秦三國之力雖不足以攻秦足以拔鄭計者不如構三國攻秦

腹擊手為室而鉅荆敢言之主謂腹子曰何故為室之鉅也腹擊手曰臣羈旅也爵高而祿輕宮室小而帑不眾主雖信臣百姓皆曰國有大事擊手必不為用今擊之鉅宮曾改作室將以取信於百姓也主君曰善

蘇秦說李兌曰雒陽

元和姓纂洛陽蘇秦之後今无闻

乘軒車蘇秦

家貧親老無罷車駑馬桑輪蓬篋贏旆負擔橐觸

塵埃蒙霜露路越漳河足重繭日白而舍造外闕願見

於前口道天下之事李兌曰先生以鬼之言見我則

可若以人之事兌盡知之矣蘇秦對曰臣固以鬼之

言見君非以人之言也李兌見之蘇秦曰今日臣之

來也暮後郭門籍席無所得寄宿人田中傍有大叢

夜半土梗與木梗鬪曰汝不如我我者曾去者字乃土也

使我逢疾風淋雨壞沮乃復歸土今汝非木之根則

木之枝耳汝逢疾風淋雨漂入漳河東流至海汜濫



無所止臣竊以爲土梗勝也今君殺主父而疾之君  
之立於天下危於累卵君聽臣計則生不聽臣計則  
死李兌曰先生就舍明日復來見兌也蘇秦出李兌  
舍人謂李兌曰臣竊觀君與蘇公談也其辯過君其  
博過君君能聽蘇公之計乎李兌曰不能舍人曰君  
即不能願君堅塞兩耳無聽其談也明日復見終日  
談而去舍人出送蘇君蘇秦謂舍人曰昨日我談粗  
而君動今日精而君不動何也舍人曰先生之計大  
而規高吾君不能用也乃我請君塞兩耳無聽談者  
雖然先生明日復來吾請資先生厚用明日來抵掌

而談李兌送蘇秦明月之珠和氏之璧黑貂之裘黃金百鎰蘇秦得以爲用西入於秦

趙收天下且以伐齊蘇秦爲齊上書說趙王曰臣聞古之賢君德行非施於海內也教順慈愛非布於萬民也祭祀時享非當於鬼神也甘露降風雨時至農夫登年穀豐盈衆人喜之而賢王惡之今足下功力非

數痛加於秦國而怨毒積惡非曾深凌於韓也

曾本非素

深於韓齊也

臣竊外聞大臣及下吏之議皆言主前專據

以秦爲愛趙而憎韓臣竊以事觀之秦豈得愛趙而憎韓哉欲亡韓吞兩周之地故以韓爲餌先出聲於



天下欲鄰國聞而觀之也恐其事不成故出兵以佯示趙魏恐天下之驚覺故微韓以貳之恐天下疑已故出質以爲信聲德於與國而實伐空韓臣竊觀其圖之也議秦以謀計必出於是且夫說士之計皆曰韓亡三川魏滅晉國恃韓未窮而禍及於趙且物固有勢異而患同者又有勢同而患異者昔者楚人久伐而中山亡今燕盡韓之河南距沙丘而至鉅鹿之界三百里距於扞關至於榆中千五百里秦盡韓魏之上黨則地與國都邦屬而壞挈者七百里秦以三軍強弩坐羊唐之上即地去邯鄲二十里且秦以三

軍攻王之上黨而危其北則句注之西非王之有也今魯句注禁常山而守三百里通於燕之唐曲吾此代馬胡駒不東而崑山之玉不出也此三寶者又非王之有也今從於彊秦國之伐齊臣恐其禍出於是矣昔者五國之王嘗合橫而謀伐趙參分趙國壤地著之盤于孟屬之讎柞五國之兵有日矣韓乃西師以禁秦國使秦發令素服而聽反温枳一作根高平於魏反三公什清續云史記改三公什清作聖分先俞於趙此王之明知也夫韓事趙宜正爲上交今乃以抵罪取伐臣恐其後事王者之不敢自必也今王收天下必以王爲得韓



危

曾作抱

社稷以事王天下必重王然則韓義王以天

下就之下至韓慕王以天下收之是一世之命制於

王已臣願大王深與左右群臣卒計而重謀先事成

慮而孰圖之也

此段與史記文多不同蓋訛謬當用史記全篇觀之

齊攻宋奉陽君不欲客謂奉陽君曰君之春秋高矣而封地不定不可不孰圖也秦之貪韓魏危衛楚正中山之地薄宋罪重齊怒深殘伐亂宋定身封德強齊此百代之一時也

秦王謂公子他曰昔歲殺下之事韓為中軍以與諸侯攻秦韓與秦接壤壤界其地不能千里展轉不

可約日者秦楚戰於藍田韓出銳師以佐秦秦戰不利因轉與楚不固信盟唯便是從韓之在我心腹之疾吾將伐之何如公子他曰王出兵韓韓必懼懼則可以不戰而深取割王曰善乃起兵一軍臨滎陽一軍臨太行韓恐使陽城君入謝於秦請效上黨之地以為和令韓陽告上黨之守靳黈曰秦起二軍以臨韓韓不能有今王令韓興兵以上黨入和於秦使陽言之太守太守其效之靳黈曰人有言挈瓶之知不失守噐王則有令而臣太守雖王與子亦其猜焉臣請悉發守以應秦若不能卒則死之韓陽趨以報王



王曰吾始已諾於應侯矣今不與是欺之也乃使馮  
亭代靳黈馮亭守三十日陰使人請趙王曰韓不能  
守上黨且以與秦其民皆不欲爲秦而願爲趙今有  
城市之邑七十願拜內之於王唯王才之趙王喜召  
平原君而告之曰韓不能守上黨且以與秦其吏民  
不欲爲秦而皆願爲趙今馮亭令使者以與寡人何  
如趙豹對曰臣聞聖人甚禍無故之利王曰人懷吾  
義何謂無故乎對曰秦蠶食韓氏之地中絕不令相  
通故自以爲坐受上黨也且夫韓之所以內趙者欲  
嫁其禍也秦被其勞而趙受其利雖強大不能得之

於小弱而小弱顧能得之強大乎今王取之可謂有  
故乎且秦以牛田錢劉水通糧其死士皆列之於上

地令嚴政行不可與戰王自圖之王大怒曰夫用百

萬之衆攻戰三本同踰年歷歲未見一城也今不用

兵而得城七十何故不爲趙豹出王召趙勝趙禹而

告之曰韓不能守上黨今其守以與寡人有城市之

邑七十二人對曰用兵踰年未見一城今坐而得城

此大利也乃使趙勝往受地趙勝至曰敝邑之王使

使者臣勝太守有詔使臣勝謂曰請以三萬戶之都

封太守千戶封縣令諸吏皆益爵三級民能相集者



賜家六金馮亭垂涕而勉曰是吾處三不義也為主  
守地而不能死而以與人不義一也主內之秦不順  
主命不義二也賣主之地而食之不義三也辭封而  
入韓謂韓王曰趙聞韓不能守上黨今發兵已取之  
矣韓告秦曰趙起兵取上黨秦王怒令公孫起王齎  
以兵遇趙於長平

蘇秦為趙王使於秦反三日不得見謂趙王曰秦乃  
者過柱山有兩木焉一蓋呼侶一蓋哭問其故一本秦問  
其對曰吾已大矣年已長矣吾苦夫匠人且以繩墨  
案規矩刻鏤我一蓋曰此非吾所苦也是故吾事也

吾所苦夫鐵鉛然自入而出夫人者今臣使於秦而  
三日不見無有謂集錢劉臣為鐵鉛者乎

甘茂為秦約魏以攻韓宜陽又北之趙冷向謂強國  
曰不如今趙拘甘茂勿出以與齊韓秦市齊王欲求  
救宜陽必效縣狐氏韓欲有宜陽必以路涉端氏賂  
趙秦王欲得宜陽不愛名寶且拘茂也且以置公孫  
赫擣里疾

謂皮相國曰以趙之弱而據之建信君涉孟之讎然  
者何也以從為有功也齊不從建信君知從之無功  
建信者君一作安能以無功惡秦哉不能以無功惡秦



則且出兵助秦攻魏以楚趙分齊則是強畢矣建信  
春申從則無功而惡秦秦分齊齊亡魏則有功而善  
秦故兩君者奚擇有功之無功為知哉

或謂皮相國曰魏殺呂遼而衛兵亡其北

一作陽而

梁危河間封不定而齊危文信不得志三晉倍之憂  
也今魏恥未滅趙患又起文信侯之憂大矣齊不從  
三晉之心疑矣憂大者不計而構心疑者事秦急秦  
魏之構不待割而成秦從楚魏攻齊獨吞趙齊趙必  
俱亡矣

趙王封孟嘗君以武城孟嘗君擇舍人以為武城吏

而遣之曰鄙語豈不曰借車者馳之借衣者被

叶平聲

之哉皆對曰有之孟嘗君曰文甚不取也夫所借衣

車者非親友則兄弟也夫馳親友之車被兄弟之衣

文以為不可今趙王不知文不肖而封之以武城願

大夫之往也母伐樹木母發屋室此言然使趙王悟而

知文也謹使可全而歸之

謂趙王曰三晉合而秦弱三晉離而秦強此天下之

所明也秦之有燕而伐趙有趙而伐燕有梁而伐趙

有趙而伐梁有楚而伐韓有韓而伐楚此天下之所

明見也然山東不能易其路兵弱也弱而不能相壹



是何楚之知山東之愚也是臣所為山東之憂也虎將即禽禽不知虎之即已也而相關兩罷而歸其死於虎故使禽知虎之即已決不相關矣今山東之主不知秦之即已也而尚相關兩敵而歸其國於秦知不如禽遠矣願王孰慮之也今事有可急者秦之欲伐韓梁東闕於周室甚惟寐云劉本作忘之今南攻楚者惡三晉之大合也今攻楚休而復之已五年矣攘地千餘里今謂楚王苟來舉玉趾而見寡人必與楚為兄弟之國必為楚攻韓梁及楚之故地楚王美秦之語怒韓梁之不救已必入於秦有謀故殺劉作發使之

趙以燕餌趙而離三晉今王美秦之言而欲攻燕攻燕食未飽而禍已及矣楚王入秦秦楚為一東面而攻韓韓南無楚北無趙韓不待伐割挈馬兔曾作免而

西走秦與韓為上交秦禍安

續云改多續云荀子上安作案移不能好其人

下不能隆礼安特將學雜識志順詩書而已耳則末世窮年不免為陋儒而已注安語助猶言抑也或作案荀子多用此字礼記三年問作焉戰國策謂趙王曰秦與韓為上交秦禍按移於梁矣秦與梁為上交秦禍按攘於趙矣吕氏春秋吳起謂商文曰今置質為臣其王安主釋璽辭官其主安輕蓋當時人通以安為語助或方言耳特猶言直也雜志說之書百家之說言既不能好其人又不能隆礼直學雜說順詩書而已豈免為陋儒乎言不知通變也於梁矣以秦之強有楚韓之用梁不待伐矣一无割挈馬兔而西走秦與梁為上交



秦禍案攘於趙矣以強秦之有韓梁楚與燕之怒割必深矣國之舉此臣之所為來臣故曰事有可急為者及楚王之未入也三晉相親相堅山出銳師以戍韓梁西邊楚王聞之必不入秦秦必怒而循攻楚是秦禍不離楚也便於三晉若楚王入秦見三晉之大合而堅也必不出楚王即多割是秦禍不離楚也有利於三晉願王之孰計之也急趙王因起兵南戍韓梁之西邊秦見三晉之堅也果不出楚王印劉改印而多求地

戰國策卷第十八

晉

戰國策卷第十九

趙二

高誘注

蘇秦從燕之趙始合從說趙王曰天下之卿相人臣乃至布衣之士莫不高賢大王之行義皆願奉教陳忠於前之日久矣雖然奉陽君妬大王不得任事是以外賓錢劉去客遊談之士無敢盡忠於前者今奉陽君捐館舍大王乃今然後得與士民相親臣故敢獻其愚效愚忠為大王計莫若安民無事請無庸有為也安民之本在於擇交擇交而得則民安擇交不得則民終身不得安請言外患齊秦為兩敵而民不



得安倚秦攻齊而民不得安倚齊攻秦而民不得安  
故夫謀人之主伐人之國常苦出辭斷絕人之交願  
大王慎無出於口也請屏左右曰言所以異陰陽而  
已矣大王誠能聽臣燕必致氈裘狗馬之地齊必致  
海隅魚鹽之地楚必致橘柚雲夢之地韓魏皆可使  
致封地湯沐之邑貴戚父兄皆可以受封侯夫割地  
效實五伯之所以覆軍禽將而求也封侯貴戚湯武  
之所以放殺而爭也今大王垂拱而兩有之是臣之  
所以爲大王願也大王與秦則秦必弱韓魏與齊則  
齊必弱楚魏弱則割河外韓弱則效宜陽宜陽效

則上郡絕河外割則道不通楚弱則無援此三策者  
不可不熟計也夫秦下軹道則南陽動劫韓包周則  
趙自銷鑠據衛取淇則齊必入朝秦欲已得行

錢劉  
去行

字於山東則必舉甲而向趙秦甲涉河踰漳據番吾  
則兵必戰於邯鄲之下矣此臣之所以爲大王患也  
當今之時山東之建國莫如趙強趙地方二千里帶  
甲數十萬車千乘騎萬匹粟支十年西有常山南有  
河漳東有清河北有燕國燕固弱國不足畏也且秦  
之所畏害於天下者莫如趙然而秦不敢舉兵甲而  
伐趙者何也畏韓魏之議其後也然則韓魏趙之南



蔽也秦之攻韓魏也則不然無有名山大川之限稍  
稍蠶食之傳之國都而止矣韓魏不能錢劉本支秦  
必入臣韓魏臣於秦秦無韓魏之隔禍中於趙矣此  
臣之所以爲大王患也臣聞堯無三夫之分舜無咫  
尺之地以有天下禹無百人之聚以王諸侯湯武之  
卒不過三千人車不過三百乘立爲天子誠得其道  
也是故明主外料其一本无其字敵國之強弱內度其士  
卒之衆寡賢與不肖不待兩軍相當而勝敗存亡之  
機節一本无節字固已見於胷中矣豈掩錢劉於衆人之  
言而以冥冥決事哉臣竊以天下地圖案之諸侯之

地五倍於秦料諸侯之卒十倍於秦六國并力爲一  
西面而攻秦秦破必矣今見破於秦一本无此四字西面而  
事之見臣於秦夫破人之與破於人也臣人之與臣  
於人也豈可同日而言之哉夫橫人者皆欲割諸侯  
之地以與秦成與秦成則高臺美宮室聽竽瑟之音  
察五味之和前有軒轅後有長庭一本改庭作姣美人巧笑  
卒有秦患而不與其憂是故橫人曰夜務以秦權恐  
獨諸侯以求割地願大王之熟計之也臣聞明王絕  
疑去讒屏流言之迹塞朋黨之門故尊主廣地強兵  
之計臣得陳忠於前矣故竊爲大王計莫如一韓魏



齊楚燕趙六國從親以儼畔秦令天下將相相與會於洹水之上通質刑白馬以盟之約曰秦攻楚齊魏各出銳師以佐之韓絕食道趙涉河漳燕守常山之北秦攻韓魏則楚絕其後齊出銳師以佐之趙涉河漳燕守雲中秦攻齊則楚絕其後韓守成臯魏塞午道趙涉河漳博關燕出銳師以佐之秦攻燕則趙守常山楚車武關齊涉渤海韓魏出銳師以佐之秦攻趙則韓軍宜陽楚軍武關魏軍河外齊涉渤海燕出銳師以佐之諸侯有先背約者五國共伐之六國從親以擯秦秦必不敢出兵於函谷關以害山東矣如

是則伯業成矣趙王曰寡人年少莅國之日淺未嘗得聞社稷之長計今上客有意存天下安諸侯寡人敬以國從乃封蘇秦為武安君飾車百乘黃金千鎰白璧百雙錦繡千純以約諸侯

秦攻趙蘇子為

一本元為字

謂秦王曰臣聞明王之於其

民也博論而枝藝之是故官無乏事而力不困於其言也多聽而時用之是故事無敗業而惡不章臣願王察臣之所謁而效之於一時之用也臣聞懷重寶者不以夜行任大功者不以輕敵是以賢者任重而行恭知者功大而辭順故民不惡其尊而世不妬其



業臣聞之百倍之國者民不樂後也功業高世者人  
主不再行也力盡之民仁者不用也求得而反靜聖  
主之制也功大而息民用兵之道也今用兵終身不  
休力盡不罷趙怒必於其已邑趙僅存哉然而四輸  
之國也今雖得邯鄲非國之長利也意者地廣而不  
耕民羸而不休又嚴之以刑罰則雖從而不止矣語  
曰戰勝而國危者物不斷也功大而權輕者地不入  
也故過任之事父不得於子無已之求君不得於臣  
故微之為著者強察乎息民之為用者伯明乎輕  
之為重者王秦王曰寡人案兵息民則天下必為從

將以逆秦蘇子曰臣有以知天下之不能為從以逆  
秦也臣以田單如耳為大過也豈獨田單如耳為大  
過哉天下之主亦盡過矣夫慮收亡曾改亡齊罷楚作破  
敝魏與不可知之趙欲以窮秦折韓臣以為至愚也  
夫齊威宣世之賢主也德博而地廣國富而用民將  
武而兵強宣王用之後富韓威魏以南伐楚西攻秦  
為齊兵困於穀塞之上十年攘地秦人遠迹不服而  
齊為虛戾夫齊兵之所以破韓魏之所以僅存者何  
也是則伐楚攻秦而後受其殃也今富非有齊威宣  
之餘也精兵非有富韓勁魏之庫也而將非有田單



司馬之慮也收破齊罷楚弊魏不可知之趙欲以窮  
秦折韓臣以為至誤臣以從一不可成也客有難者  
今臣有患於世夫刑名之家皆曰白馬非馬也已如  
白馬實馬乃使有白馬之為也此臣之所患也昔者  
秦人下兵攻懷服其人三國從之趙奢鮑佞一作將  
楚有四人起而從之臨懷而不救秦人去而不從不  
識三國之憎秦而愛懷邪忘其憎懷而愛秦邪夫攻  
而不救去而不從是以三國之兵困而趙奢鮑接之  
能也故裂地以敗於齊田單將齊之良以兵橫行於  
中十四年終身不敢設兵以攻秦折韓也而馳於封

內不識從之一成惡存也於是秦王解兵不出於境  
諸侯休天下安二十九年不相攻

張儀為秦連橫說趙王曰弊邑秦王使臣敢獻書於  
大王御史大王收率天下以儼秦秦兵不敢出函谷  
關十五年矣大王之威行於天下山東弊邑恐懼懾  
伏繕一作綴甲厲兵飾車騎習馳射力田積粟守四封  
之內三年同无愁居懾處不敢動搖唯大王有意督  
過之也今秦以大王之力西舉巴蜀并漢中東收兩  
周而西遷九鼎守白馬之津秦雖辟遠然而三本同  
心忿恚含怒之日久矣今宣君有微甲鈍兵軍於澠



池願渡河踰漳據番吾迎戰邯鄲之下願以甲子之日合戰以正躬紂之事故使臣先以聞於左右凡大王之所信以爲從者恃蘇秦之計熒惑諸侯以是爲非以非爲是欲反覆齊國而不能自令車裂於齊之市夫天下之不可一亦明矣今楚與秦爲昆弟之國而韓魏稱爲東藩之臣齊獻魚鹽之地此斷趙之右臂也夫斷右臂而求與人鬪失其黨而孤居求欲無危豈可得哉今秦發三將軍一軍塞午道告齊使興師度清河軍於邯戰之東一軍軍於成臯毆韓魏而軍於河外一軍軍於澠池約曰四國爲一以攻趙破

趙而四分其地是故不敢匿意隱情先以聞於左右臣切爲大王計莫如與秦遇於澠池面相見而身相結也臣請案兵無攻願大王之定計趙王曰先王之時奉陽君相專權擅勢蔽晦先王獨制官事寡人宮居屬於師傅不得與國謀先王弃羣臣寡人年少奉祠祭之日淺私心固竊疑焉以爲一從不事秦非國之長利也乃且願變心易慮剖地謝前過以事秦方將約車趨行而適聞使者之明詔於是乃以車三百乘入朝澠池割河間以事秦

武靈王平晝間居肥義侍坐曰王慮世事之變權甲



兵之用念簡褻之迹計胡狄之利乎

曾本添王曰曾

添曰嗣立不忘先德君之道也錯質務明主之長臣

之論也是以賢君靜而

一本无而字

有道民便事之教動

有明古先世之功為人臣者窮有弟長辭讓之節通有補民益主之業此兩者君臣之分也今吾欲繼襄主之業啓胡翟之鄉而卒世不見也敵弱者用力少而功多可以無盡百姓之勞而享往古之勲夫有高世之功者必負遺俗之累有獨知之慮者必被庶人之恐今吾將胡服騎射以教百姓而世必議寡人矣

曾本改矣二字

肥義曰臣聞之疑事無功疑行無名今王

即定負遺俗之慮殆母顧天下之議矣夫論至德者不和於俗成大功者不謀於衆昔舜舞有苗而禹袒入裸國非以養欲而樂志也欲以論德而要功也愚者闇於成事智者見於未萌王其遂行之王曰寡人非疑胡服也吾恐天下笑之狂夫之樂知者哀焉愚者之笑賢者戚焉世有順我者則胡服之功未可知也雖毆世以笑我胡地中山吾必有之王遂胡服使王孫緜告公子成曰寡人胡服且將以朝亦欲叔之服之也家聽於親國聽於君古今之公行也子不反親臣不逆主先王之通誼也今寡人作教易服而叔



不服吾恐天下議之也夫制國有常而利民為本從政有經而令行為上故明德在於論賤行政在於信貴今胡服之意非以養欲而樂志也事有所出增改本作功有所止曾本止改作出事成功立然後德且見也今寡人恐叔逆從政之經以輔公叔之議且寡人聞之事利國者行無邪因貴戚者名不累故寡人願募公叔之義以成胡服之功使縹謁之叔請服焉公子成再拜曰臣固聞王之胡服也不佞寢疾不能趨走是以不先進王今命之臣固敢竭其愚忠臣聞之中國者聰明叡知之所居也萬物財用之所聚也賢聖之所

教也仁義之所施也詩書禮樂之所用也異敏技藝之所試也遠方之所觀赴也蠻夷之所義行也今王釋此而襲遠方之服變古之教易古之道逆人之心畔學者離中國臣願大王圖之使者報王王曰吾固聞叔之病也即之公叔成家自請之曰夫服者所以便用也禮者所以便事也是以聖人觀其鄉而順宜因其事而制禮所以利其民而厚其國也被三本同髮文身錯臂左衽錢劉无錯臂二字錯臂一作拊面甌林一作越後語作臨越注云臨亦百越之一名也戰側之民也黑齒雕題鯁冠秫縫曾作鯁冠黎緹女記作却



冠林絀注戰國策作林絀亦縫紉之別名鉞者綦鉞也古字多假借故作林絀耳蓋言女工鉞縷之麤拙

也大吳之國也禮服不同其便一也是以鄉異而用變事異而禮易是故聖人苟可以利其民不一其用果可以便其事不同其禮儒者一師而禮異中國同俗而教離又况山谷之便孫作乎故去就之變知者不能一遠近之服賢聖不能同窮鄉多異曲季多辨不知而不疑異於已而不非者公於求善也今鄉之所言者俗也吾之所言者所以制俗也今吾國東有河薄洛之水與齊中山同之而無舟楫之用自常山以至代上黨東有燕東胡之境西有樓煩秦韓之邊而

無騎射之備故寡人且聚舟楫之用求水居之民以

守河薄洛之水變服騎射以備其叅胡續云史備燕三胡秦韓之

邊樓煩秦韓之邊且昔者簡主不塞晉陽以及上黨

而襄王兼戎取代集劉錢作簡主實晉以攘諸胡此

愚知之所明也先時中山負齊之強兵侵掠吾地係

累吾民引水圍鄣非社稷之神靈即鄣幾不守先王

忿之其怨未能報也今騎射之服近可以備上黨之

形遠可以報中山之怨而叔也順中國之俗以逆簡

襄之意惡變服之名而忘國事之耻非寡人所望於

子公子成再拜稽首曰臣愚不達於王之議敢道世



俗之間一作聞今欲繼簡襄之意以順先王之志臣敢  
不聽今再拜乃賜胡服趙文進諫曰農夫勞而君子  
養焉政之經也愚者陳意而知者論焉教之道也臣  
無隱忠君无蔽言國之祿也臣雖愚願竭其忠王曰  
慮无惡擾忠无過罪子其言乎趙文曰當世輔俗古  
之道也衣服有常禮之制也修法无愆民之職也三  
者先聖之所以教今君釋此而襲遠方之服變古之  
教易古之道故臣願王之圖之王曰子言世俗之間  
常民溺於習俗學者沉於所聞此兩者所以成官而  
順政也非所以觀遠而論始也且夫三代不同服而

王五伯不同教而政知者作教而愚者制焉賢者議  
俗不肖者拘焉夫制於服之民不足與論心拘於俗  
之衆不足與致意故勢與俗化而禮與變俱聖人之  
道也承教而動循法無私民之職也知孝之人能與  
聞遷達於於字无禮之變能與時化故爲己者不待人  
制今者不法古子其釋之趙造諫曰隱忠不竭奸之  
屬也以私誣國賤劉改賤作賊之類也犯姦者身死賤劉改  
賤作賊國者族宗反劉本无反字此兩者先聖之明刑臣下  
之大罪也臣雖愚願盡其忠無遁其死王曰竭意不  
諱忠也上無蔽言明也忠不辟危明不距人子其言



乎趙造曰臣聞之聖人不易民而教知者不變俗而動因民而教者不勞而成功據俗而動者慮徑而易見也今王易初不循俗胡服不顧世非所以教民而成禮也且服奇者志淫俗辟者亂民是以莅國者不龍衣奇辟之服中國不近蠻夷之行非所以教民而成禮者也且循法無過脩循一作禮無邪臣願王之圖之王曰古今不同俗何古之法帝王不相襲何禮之循宓戲神農教而不誅黃帝堯舜誅而不怒及至三王觀時而制法因事而制禮法度制令各順其宜衣服器械各便其用故禮一作理世不必一其一本无道劉

後世不便國不必法古聖人之興也不相襲而王夏一其道殷之衰也不易禮而滅然則反古未可非而循禮未足多也且服奇而志淫是邠魯無奇錢改奇行也魯集无也俗辟而民易是吳越無俊民也是以聖人利身之謂服便事之謂教進退之謂節衣服之制所以齊常民非所以論賢者也故聖與俗流賢與變俱諺曰以書為御者不盡於馬之情以古制今者不達於事之變故循法之功不足以高世法古之學不足以制今子其勿反也

王立周紹為傳曰寡人始行縣過番吾當子為子之



時踐石以上者皆道子之孝故寡人問子以璧遺子以酒食而求見子子謁病而辭人有言子者曰父之孝子君之忠臣也故寡人以子之知慮爲辨足以道人危足以持難忠可以寫意信可以遠期詩云服難以勇治亂以知事之計也立傳以行教少以孝義之經也循計之事失而累訪議之行窮而不憂故寡人欲子之胡服以傳王乎周紹曰王失論矣非賤臣所敢任也王曰選子莫若父論臣莫若君君寡人也周紹曰立傳之道六王曰六者何也周紹曰知慮不躁達於變身行寬惠達於禮威嚴不足以易於位重利

不足以變其心恭於教而不快和於下而不危六者傳之才而臣無一焉隱中不竭臣之罪也傳命僕官以煩有司吏之耻也王請更論王曰知此六者所以使子周紹曰乃國未通於王胡服雖然臣王之臣也而王重命之臣敢不聽令乎再拜賜胡服王曰寡人以王子爲子任欲子之厚愛之無所見醜御道之以行義勿令溺苦於孝事君者順其意不逆其志事先者明其高不倍其孤故有臣可命其國之祿也子能行是以事寡人者畢矣書云去邪無疑任賢勿貳寡人與子不用人矣遂賜周紹胡服衣冠具帶黃金師



比以傳王子也

續云史記匈奴傳漢遺單于有黃金飾貝帶一飾漢書要義曰晉中大帶黃金骨紕一徐廣曰或作犀毗注引戰國策趙武靈王賜周紹貝帶黃金師比延篤六胡革帶鈎也則此師並相近而說各異耳

趙燕後胡服王令讓之曰事主之行竭意盡力微諫而不諱應對而不怨不逆上以自伐不立私以為名子道順而不拂臣行讓而不爭子用私道者家必亂臣用私義者國必危反親以為行慈父不子逆主以自成惠主不臣也寡人胡服子獨弗服逆主罪莫大焉以從政為累以逆主為高行私莫大焉故寡人恐親犯形戮之罪以明有司之法趙燕再拜稽首曰前

吏命胡服施及賤臣臣以失令過期更

一作不用侵

辱教王之惠也臣敬循脩

一作衣服以待今日

王破原陽以為騎邑牛贊進諫曰國有固籍兵有常經變籍則亂失經則弱今王破原陽以為騎邑是變籍而棄經也且習其兵者輕其敵便其用者易其難今民便其用而王變之是損一作捐君而弱國也故利不百者不變俗功不什者不易器今王破卒散兵以奉騎射臣恐其攻獲之利不如所失之費也王曰古今異利遠近易用陰陽不同道四時不一宜故賢人觀時而不觀於時制兵而不制於兵子知官府之籍



不知器械之利知兵甲之用不知陰陽之宜故兵不當於用何兵之不可易教不便於事何俗之不可變昔者先君襄王與代交地城境封之名曰無窮之門所以昭後而期遠也今重甲循一作脩兵不可以踰險仁義道德不可以來朝吾聞信不棄功知不遺時今子以官府之籍乱寡人之事非子所知牛贊再拜稽首曰臣敢不聽令乎至集劉遂胡服率騎入胡出於遺遺之門踰九限之固絕五徑之險至榆中辟地千里

戰國策卷第十九

戰國策卷第二十

趙三

高誘註

趙惠文王三十年相都平君田單問趙奢曰吾非不說將軍之兵法也所以不服者獨將軍之用衆用衆者使民不得耕作糧食輓賃不可給也此坐而自破之道也非單之所爲也單聞之帝王之兵所用者不過三萬而天下服矣今將軍必負十萬二十萬之衆乃用之此單之所不服也馬服曰君非徒不達於兵也又不明其時勢夫吳干之劍續云荀子注引肉試則斷牛馬金試則截盤匱薄之柱上而擊之則折爲



三質之石上而擊之則碎爲百今以二萬之衆而應  
強國之兵是薄柱擊石之類也且夫吳干之劍材難  
夫毋脊之厚而鋒不入無脾之薄而刃不斷兼有  
是兩者無鈎罕鐔蒙須曾作頃之便操其刃而刺則未  
入而手斷君無十餘二十萬之衆而爲此鈎罕鐔蒙  
須曾作頃之便而徒以三萬行於天下君焉能乎且古者  
四海之內分爲萬國城雖大無過三百丈集作三丈者人  
雖衆無過三千家者而以集兵三萬距此奚難哉今  
取古之爲萬國者分以爲戰國七能具數十萬之兵  
曠日持久數歲即君之齊已齊以二十萬之衆攻荆

五年乃罷趙以二十萬之衆攻中山五年乃歸今者  
齊韓相方而國圍攻焉豈有敢曰我其以三萬救是  
者乎哉今千丈之城萬家之邑相望也而索以三萬  
之衆圍千丈之城不存其一角而野戰不足用也君  
將以此何之都平君喟然大息曰單不至也

趙使机郝之秦請相魏冉宋突謂机郝曰秦不聽樓  
緩必怨公公不若陰辭樓子曰請無急秦王秦王見  
趙之相魏冉之不急也且不聽公言也是事而不成  
魏冉固德公矣  
齊破燕趙欲存之樂毅謂趙王曰今無約而攻齊齊



必讎趙不如請以河東易燕地於齊趙有河北齊有  
河東燕趙必不爭矣是二國親也以河東之地強齊  
以燕以劉去趙輔之天下憎之必皆事王以伐齊是  
因天下以破齊也王曰善乃以河東易齊楚魏憎之  
令淖滑惠施之趙請伐齊而存燕  
秦攻趙藺離石祁拔趙以公子郢爲質於秦而請內  
焦一作應黎牛狐之城以易藺離石祁於趙趙背秦不  
予焦一作應黎牛狐秦王怒令公子繒請地趙王乃令  
鄭朱對曰夫藺離石祁之地曠遠於趙而近於大國  
有先王之明與先臣之力故能有之今寡人不逮其

社稷之不能恤安能收恤藺離石祁乎寡人有不令  
之臣實爲此事也非寡人之所敢知卒倍秦秦王大  
怒令衛胡易伐趙攻闕與趙奢將救之魏令公子咎  
以銳師居安邑以挾秦秦敗於闕與反攻魏幾廉頗  
救幾大敗秦師

富丁欲以趙合齊魏樓緩欲以趙合秦楚富丁恐主  
父之聽樓緩而合秦楚也司馬淺爲富丁謂主父曰  
不如以順齊今我不順齊伐秦秦楚必合而攻韓魏  
韓魏告急於齊齊不欲伐秦必以趙爲辭則伐秦者  
趙也韓魏必怨趙齊之兵不西韓必聽秦違齊違齊



而親兵必歸於趙矣今我順而齊不西韓魏必絕齊  
絕齊則皆事我且我順齊齊無而西日者樓緩坐魏  
三月不能散齊魏之交今我順而齊魏果西是罷齊  
敝秦也趙必爲天下重國主父曰我與三國攻秦是  
俱敝也曰不然我約三國而告之秦以未構中山也  
三國欲伐秦之果也必聽我欲和我中山聽之是我  
以王因饒中山而取地也中山不聽三國必絕之是  
中山孤也三國不能和我雖少出兵可也我分兵而  
孤樂中山中山必義我已亡中山而以餘兵與三國攻  
秦是我一舉而兩取地於秦中山也魏因富丁且合

於秦趙恐請效地於魏而聽薛公教子欬謂李兌曰  
趙畏橫之合也故欲效地於魏而聽薛公公不如令  
主父以地資周最而請相之於魏周最以天下辱秦  
者也今相魏魏秦必虛矣齊魏雖勁無秦不能傷趙  
魏王聽是輕齊也秦魏雖勁無齊不能得趙此利於  
趙而便於周最也

魏使人因平原君請從於趙三言之趙王不聽出遇  
虞卿曰爲入必語從虞卿入王曰今者平原君爲魏  
請從寡人不聽其於子何如虞卿曰魏過矣王曰然  
故寡人不聽虞卿曰王亦過矣王曰何也曰凡強弱



之舉事強受其利弱受其害今魏求從而王不聽是魏求害而王辭利也臣故曰魏過王亦過矣

平原君請

劉本請作謂

馮忌曰吾欲北伐上黨出兵攻燕

何如馮忌對曰不可夫以秦將武安君公孫起乘七勝之威而與馬服之子戰於長平之下大敗趙師因以其餘兵圍邯鄲之城趙以亡敗之餘衆收破軍之敝守而秦罷於邯鄲之下趙守而不可拔者以攻難而守者易也今趙非有七克之威也而燕非有長平之禍也今七敗之禍未復而欲以罷趙攻強燕是使弱趙為強秦之所以攻而使強燕為弱趙之所以守

而強秦以休兵承趙之敝此乃強吳之所以亡而弱越之所以霸故臣未見燕之可攻也平原君曰善哉平原君謂平陽君曰公子牟游於秦且東而辭應侯應侯曰公子將行矣獨無以教之乎曰且微君之命命之也臣固且有效於君夫貴不與富期而富至富不與梁肉期而梁肉至梁肉不與驕奢期而驕奢至驕奢不與死亡期而死亡至累世以前坐此者多矣應侯曰公子之所以教之者厚矣僕得聞此不忘於心願君之亦勿忘也平陽君曰敬諾秦攻趙於長平大破之引兵而歸因使人索六城於



趙而講趙計未定樓緩新從秦來趙王與樓緩計之  
曰與秦城何如不與何如樓緩辭讓曰此非人臣之  
所能知也王曰雖然試言公之私樓緩曰王亦聞夫  
公甫文伯母乎公甫文伯官於魯病死婦人爲之自  
殺於房中者二八其母聞之不肯哭也相室曰焉有  
子死而不哭者乎其母曰孔子賢人也逐於魯是人  
不隨今死而婦人爲死者十六人若是者其於長者  
薄而於婦人厚故從母言之之爲賢母也從婦人言  
之必不免爲妬婦也故其言一也言者異則人心亦  
變矣今臣新從秦來而言勿與則非計也言與之則

恐王以臣之爲秦也故不敢對使臣得爲王計之不  
如予之王曰諾虞卿聞之入見王王以樓緩言告之  
虞卿曰此飾說也秦旣解邯鄲之圍而趙王入朝使  
趙郝音釋約事於秦割六縣而講王曰何謂也虞卿  
曰秦之攻趙也倦而歸乎王以錢劉去王以其力尚  
能進愛王而不攻乎王曰秦之攻我也不遺餘力矣  
必以倦而歸也虞卿曰秦以其力攻其所不能取倦  
而歸王又以其力之所不能攻以資之是助秦自攻  
也來年秦復攻王王無以救矣王又以虞卿之言告  
樓緩樓緩曰虞卿能盡知秦力之所至乎誠知秦力



之不至此彈丸之地猶不予也今秦來年復攻王得無割其內而媾乎王曰誠聽子割矣子能必來年秦之不復攻我乎樓緩對曰此非臣之所敢任也昔者三晉之交於秦相善也今秦釋韓魏而獨攻王王之所以事秦必不如韓魏也今臣爲足下解負親之攻啓關通敝齊交韓魏至來年而王獨不取於秦王之所以事秦者必在韓魏之後也此非臣之所敢任也王以樓緩之言告虞卿曰樓緩言不媾來年秦復攻王得無更割其內而媾今媾樓緩又不能必秦之不復攻也雖割何益來年復攻又割其力之所不能取

而媾也此自盡之術也不如無媾秦雖善攻不能取六城趙雖不能守而不至失六城秦倦而歸兵必罷我以五城收天下以攻罷秦是我失之於天下而取償於秦也吾國尚利孰與坐而割地自弱以強秦今樓緩曰秦善韓魏而攻趙者必王之事秦不如韓魏也是使王歲以六城事秦也即坐而地盡矣來年秦復求割地王將予之乎不與則是弃前貴而挑秦禍也與之則無地而給之語曰強者善攻而弱者不能自守今坐而聽秦秦兵不敝而多得地是強秦而弱趙也以益愈強之秦而割愈弱之趙其計固不止矣



且秦虎狼之國也無禮義之心其求無已而王之地有盡以有盡之地給無已之求其勢必無趙矣故曰此飾說也王必勿與王曰諾樓緩聞之入見於王王又以虞卿言告之樓緩曰不然虞卿得其一未知其二也夫秦趙構難而天下皆說何也曰我將因強而乘弱今趙兵困於秦天下之賀戰者則必盡在於秦矣故不若亟割地求和以疑天下慰秦心不然天下將因秦之怒秦一作乘趙之敝而瓜分之趙且亡何秦之圖王以此斷之勿復計也虞卿聞之又入見王曰危矣樓子之爲秦也夫趙兵困於秦又割地爲和是

愈疑天下而何慰秦心哉是不亦大示天下弱乎且

臣曰勿予者非固勿予而已也秦索六城於王王以

五城賂齊齊秦之深讎也得王五城并力而西擊秦

也劉本去齊之聽王不待辭之畢也是王失於齊而

取償於秦孫本抹去一舉結三國之親而與秦易道

也趙王曰善因發虞卿東見齊王與之謀秦虞卿未

反秦之使者已在趙矣樓緩聞之逃去

秦攻趙平原君使人請救於魏信陵君發兵至邯鄲

城下秦兵罷虞卿爲平原君請益地謂趙王曰夫不

闔一卒不頓一戟而解二國患者平原君之力也用



人之力而忘人之功不可趙王曰善將益之地公孫龍聞劉添聞字之見平原君曰君無覆軍殺將之功而封以東武城趙國豪傑之士多在君之右而君為相國者以親故夫君封以東武城不讓無功佩趙國相印不辭無能一解國患欲求益地是親戚受封而國人計功也為君計者不如勿受便平原君曰謹受令乃不受封

秦趙戰於長平趙不勝亡一都尉趙王召樓昌與虞卿曰軍戰不勝尉復死寡人使卷甲而趨之何如樓昌曰無益也不如發重使而為媾虞卿曰夫言媾者

以為不媾者軍必破而制媾者在秦且王之論秦也欲破王之軍乎其不邪王曰秦不遺餘力矣必且破趙軍虞卿曰王聊聽臣發使出重寶以附楚魏楚魏欲得王之重寶必入吾使趙使入楚魏秦必疑天下合從也且必恐如此則媾乃可為也趙王不聽與平陽君為媾發鄭朱入秦秦內之趙王召虞卿曰寡人使平陽君媾秦秦已內鄭朱矣子以為奚如虞卿曰王必不得媾軍必破矣天下之賀戰勝者皆在秦矣鄭朱趙之貴人也而入於秦秦王與應侯必顯重以示天下楚魏以趙為媾必不救王秦知一本去秦知字天下



不救王則媾不可得成成一字也趙卒不得媾軍果大敗王入秦秦留趙王而后許之媾

秦圍趙之邯鄲魏安釐王使將軍晉鄙救趙畏秦止

於蕩錢劉改蕩作湯陰不進魏王使客將軍新垣衍間入邯

鄲因平原君謂趙王曰秦所以急圍趙者前與齊湣

王爭強為帝已而復歸帝以齊故今齊湣王已益弱

方今唯秦雄天下此非必貪邯鄲其意欲求為帝趙

誠發使尊秦昭王為帝秦必喜罷兵去平原君猶豫

未有所決此時魯仲連適游趙會秦圍趙聞魏將欲

令趙尊秦為帝乃見平原君曰事將奈何矣平原君

曰勝也何敢言事百萬之衆折於外今又內圍邯鄲

而不能曾本添能字去魏王使將軍辛垣衍令趙帝秦今

其人在是勝也何敢言事曾連曰始吾以君為天下

之賢公子也吾乃今然后知君非天下之賢公子也

梁客辛垣衍安在吾請為君責而歸之平原君曰勝

請召而見之錢劉作為於先生平原君遂見辛垣衍

曰東國有曾連先生其人在此勝請為紹介而見之

於將軍錢劉本請為紹辛垣衍曰吾聞曾連先生齊

國之高士也衍人臣也使事有職吾不願見曾連先

生也平原君曰勝已泄之矣辛垣衍許諾曾連見辛



垣衍而無言辛垣衍曰吾視居北圍城之中者皆有求於平原君者也今吾視先生之玉貌非有求於平原君者曷爲久居此圍城之中而不去也魯連曰世以鮑焦無從容而死者皆非也今衆人不知則爲一身彼秦者弃禮義而上首功之國也權使其士虜使其民彼則肆然而爲帝過而遂正於天下則連有赴東海而死矣吾不忍爲之民也所爲見將軍者欲以助趙也辛垣衍曰先生助之奈何魯連曰吾將使梁及燕助之齊楚則固助之矣辛垣衍曰燕則吾請以從矣若乃梁則吾乃梁人也先生惡能使梁助之耶

魯連曰梁未睹秦稱帝之害故也使梁睹秦稱帝之害則必助趙矣辛垣衍曰秦稱帝之害將奈何魯仲連曰昔齊威王嘗爲仁義矣率天下諸侯而朝周周貧且微諸侯莫朝而齊獨朝之居歲餘周烈王崩諸侯皆弔齊後往周怒赴於齊曰天崩地坼天子下席東藩之臣田嬰齊後至則斮之威王勃然怒曰叱嗟而母婢也卒爲天下笑故生則朝周死則叱之誠不忍其求也彼天子固然其無足怪辛垣衍曰先生獨未見夫僕乎十人而從一人者寧力不勝智不若耶畏之也魯仲連曰然梁之比於秦若僕耶辛垣衍曰



然魯仲連曰然吾將使秦王烹醢梁王辛垣衍快然  
不悅曰嘻亦太甚矣先生之言也先生又惡能使秦  
王烹醢梁王魯仲連曰固也待吾言之昔者鬼侯之  
鄂侯文王紂之三公也鬼侯有子而好故入之於紂  
紂以爲惡醢鬼侯鄂侯爭之急辨之疾故脯鄂侯文  
王聞之喟然而歎故拘之於牖里之車百日而欲舍  
錢本添之舍字死曷爲與人俱稱帝王卒就脯醢之地也  
齊閔王將之魯夷維子執策而從謂魯人曰子將何  
以待吾君魯人曰吾將以十太牢待子之君維子曰  
子安取禮而來待吾君彼吾君者天子也天子巡狩

諸侯辟舍納于莞鍵攝衽抱几視膳於堂下天子已  
食退而聽朝也魯人投其筥不果納不得入於魯將  
之薛假涂於鄒當是時鄒君死閔王欲入弔夷維子  
謂鄒之孤曰天子弔主人必將倍殯柩設北面於南  
方然后天子南面弔也鄒之群臣曰必若此吾將伏  
劍而死故不敢入於鄒鄒魯之臣生則不得事養死  
則不得飯含然且欲行天子之禮於鄒魯之臣不果  
納今秦萬乘之國梁亦萬乘之國俱據萬乘之國交  
有稱王之名賭其一戰而勝欲從而帝之是使三晉  
之大臣不如鄒魯之僕妾且秦無已而帝則且變易



諸侯之大臣彼將奪其所謂不肖而予其所謂賢奪其所憎而與其所愛彼又將使其子女讒妾爲諸侯妃姬處梁之宮梁王安得晏然而已乎而將軍又何以得故寵乎於是辛垣衍起再拜謝曰始以先生爲庸人吾乃今日而曾本无而字知先生爲天下之士也吾請去不敢復言帝秦秦將聞之爲卻軍五十里適會魏公子無忌奪晉鄙軍以救趙擊秦秦軍引而去於是平原君欲封魯仲連魯仲連辭讓者三終不肯受平原君乃置酒酒酣起前以千金爲魯連壽魯連笑曰所貴於天下之士者爲人排患釋難解紛亂而無

所取也即有所取者是商賈之人也仲連不忍爲也遂辭平原君而去終身不復見

說張相國曰君安能少趙人而令趙人多君君安能憎趙人而令趙人愛君乎夫膠漆至黏也而不能合遠鴻毛至輕也而不能自舉夫颺於清風則橫行四海故事有簡而功成者因也今趙萬乘之強國也前章淦右常山左河間北有代帶甲百萬嘗抑強齊四十餘年而秦不能得所欲由是觀之趙之於天下也不輕今君易萬乘之強趙而慕思不可得之小梁臣竊爲君不取也君曰善自是之後衆人廣坐之中未



嘗不言趙人之長者也未嘗不言趙俗之善者也  
鄭同北見趙王趙王曰子南方之傳博一作士也何以  
教之鄭同曰臣南方草鄙之人也何足間雖然王致  
之於前安敢不對乎臣少之時親嘗教以兵趙王曰  
寡人不好兵鄭同因撫手仰天而笑之曰兵固天下  
之狙喜也臣故一作固意大王不好也臣亦嘗以兵說  
魏昭王昭王亦曰寡人不喜臣曰王之行能如許由  
乎許由無天下之累故不受也今王既受先王之傳  
欲宗廟之安壤地不削社稷之血食乎王曰然今有  
人操隨侯之珠持丘之環萬金之財時宿於野內無

孟賁之威荆慶之斷外無弓弩之禦不出宿夕人  
必危之矣今有強貪之國臨王之境索王之地告以  
理則不可說以義則不聽王非戰國守圉之具其將  
何以當之王若無兵鄰國得志矣趙王曰寡人請奉  
教建信君貴於趙公子魏牟過趙趙王迎之顧反至  
坐前有尺帛且令工以為冠工見客來也因辟趙王  
曰公子乃驅後車幸以臨寡人願聞所以為天下魏  
牟曰王能重王之國若此尺帛則王之國大治矣趙  
王不說形於顏色曰先生一作王不知寡人不肖使奉  
社稷豈敢輕國若此魏牟曰王無怒請為王說之曰



王有此尺帛何不令前郎中以爲冠王曰郎中不知爲冠魏牟曰爲冠而敗之奚虧於王之國而王必待工而后乃使之今爲天下之工或非也社稷爲虛戾先王不血食而王不以予工乃與幼艾且王之先帝駕犀首而駮馬服以與秦角逐秦當時適其鋒今王憧憧乃輦建信以與強秦角逐臣恐秦折王之椅也衛靈公近雍疸彌子瑕二人者專君之勢以蔽左右復塗偵謂君曰昔日臣夢見君君曰子何夢曰夢見竈君君忿然作色曰吾聞夢見人君者夢見日今子曰夢見竈君而言君也有說則可無說則死對曰日

并燭天下者也一物不能蔽也若竈則不然前之人煬則後之人無從見也今臣疑人之有煬於君者也是以夢見竈君君曰善於是因廢雍疸彌子瑕而立司空狗

或謂建信君之所以事王者色也昔一作昔之所以事王者知也色老而衰知老而多以日多之知而逐衰惡之色君必困矣建信君曰奈何曰並驥而走者五里而罷乘驥而御之不倦而取道多君令昔乘獨斷之車御獨斷之勢以居邯鄲令之內治國事外刺諸侯則昔之事有不言者矣君因言王而重責之昔之



軸今折矣建信君再拜受命入言於王厚任昔以事能重責之未期年而聳亡走矣

苦成常謂建信君曰天下合從而獨以趙惡秦何也

魏殺呂遺而天下交之今收河間於於字无是與殺呂

遺何以異君唯釋虛僞疾文信猶且知之也從而有

功乎何患不得收河間從而無功乎收河間何益也

希寫見建信君建信君曰文信侯之於僕也甚無禮

秦使人來仕僕官之丞相爵五大夫文信侯之於僕

也甚矣其無禮也希寫曰臣以為今世用事者不如

商賈建信君悖然曰足下卑用事者而高商賈乎曰

不然夫良商不與人爭買賣之賈而謹司時時賤而

買雖貴已賤矣時貴而賣雖賤已貴矣昔者文王之

拘於牖里而武王羈於玉門卒斷紂之頭而懸於太

白者是武王之功也今君不能與文信侯相仇以權

而責文信侯少禮臣竊為君不取也

魏魼謂建信君曰人有置條蹄者而得虎虎怒決蹠

而去虎之情非不愛其蹠也然而不以環寸之蹠害

七尺之軀者權也今有國非直七尺軀也而君之身

於王非環寸之蹠也願公之熟圖之也

秦攻趙鼓鐸之音聞於北堂希卑曰夫秦之攻趙不



宜急如此此召兵也必有大臣欲衡者耳王欲知其  
人旦日贊群臣而訪之先言橫者則其人也建信君  
果先言橫  
齊人李伯見孝成王成王說之以爲代郡守而居無  
幾何人告之反孝成王方饋不墮士食無幾何告者復  
至孝成王不應已乃使使者言齊舉兵擊燕恐其以  
擊燕爲名而以兵襲趙故發兵自備今燕齊已合臣  
請要其敝而地可多割自是之後爲孝成王從事於  
外者無自疑於中者

戰國策卷第二十一

戰國策卷第二十一

趙四

高誘注

爲齊獻書趙王使臣與復丑

曾无此以  
上五字

曰臣一見

而能令王坐而天下致名寶而臣竊恠王之不試見  
臣而窮臣也群臣必多以臣爲不能者故王重見臣  
也以臣爲不能者非他欲用王之兵成其私者也非  
然則交有所偏者也非然則知不足者也非然則欲  
以天下之重恐王而取行於王者也臣以齊循曾作  
脩事王王能亡燕能亡韓魏能攻秦能孤秦臣以爲齊  
致尊名於王天下孰敢不致尊名於王臣以齊致地



於王天下孰敢不致地於王臣以齊爲王求名於燕  
及韓魏孰敢辭之臣之能也其前可見已齊先重王  
故天下盡重王無齊天下必盡輕王也秦之彊以無  
齊之故重王燕魏自以無齊故重王今王無齊獨安  
得無重天下故勸王無齊者非知不足也則不忠者  
也非然則欲用王之兵成其私者也非然則欲輕王  
以天下之重取行於王者也非然則位尊而能卑者  
也願王之孰慮無齊之利害也

齊欲攻宋秦令起賈林之齊乃抹一作收趙以伐宋秦  
王怒屬怨於趙李兌約五國以伐秦無功留天下之

兵於成臯而陰構

譚字

於秦又欲與秦攻魏以解其

怨而取封焉魏王不說之齊謂齊王曰臣爲足下謂

魏王曰三晉皆有秦患今之攻秦也爲趙也五國伐

趙趙必亡矣秦逐李兌李兌必死今之伐秦也以救

李子之死也今趙留天下之甲於成臯而陰嚮之於

秦已講則令秦攻魏以成其私封王之事趙也何得

矣且王嘗濟於漳而身朝於邯鄲抱陰成負蒿葛薛

以爲趙蔽而趙無爲王行也今又以何陽姑密封其

子而乃令秦攻王以便取陰人比然而後如賢不如

王若用所以事趙之半收齊天下有敢謀王者乎王



之事齊也無入朝之辱無割地之費齊為王之故虛國於燕趙之前用兵於二千里之外故攻城野戰未嘗不為王先被矢石也得二都割河東盡効之於王自是之後秦攻魏齊甲未曾劉嘗不歲至於王之境也請問王之所以報齊者可乎韓咤劉岷處於趙劉趙去齊三千里王以此疑齊曰有秦陰今王又挾故薛公以為相善韓徐以為上交尊虞商以為大劉上作客王固可以反疑齊乎於魏王聽此言也甚誣其欲事王也甚循曾循其怨於趙臣願王之曰聞魏而無庸見惡也臣請為王推其怨於趙願王之陰重趙

而無使秦之見王之重趙也秦見之且亦重趙齊秦交重趙臣必見燕與韓魏亦且重趙也皆且無敢與趙治五國事趙趙從親以合於秦必為王高矣臣故欲王之偏劫天下而皆私甘之也王使臣以韓魏與燕劫趙使丹也甘之以趙劫韓魏使臣甘也甘之以三晉劫秦使順也甘之以天下劫楚使咤也甘之則天下皆偪秦以事王而不敢相私也交定然後王擇焉

齊將攻宋而秦楚一作陰禁之齊因欲與趙趙不聽齊乃令公孫衍說李兌以攻宋而定封焉李兌乃謂齊



王曰臣之所以堅三晉以攻秦者非以為齊得利秦之毀也欲以使攻宋也而宋置太子以為王下親其上而守堅臣是以欲足下之速歸休士民也今太子走諸善太子者皆有死心若復攻之其國必有亂而太子在外此亦舉宋之時也臣為足下使公孫衍說奉陽君曰君之身老矣封不可不早定也為君慮封莫若於宋他國莫可夫秦人貪韓魏危燕楚辟中山之地薄莫如於陰失今之時不可復得已宋之罪重齊之怒深殘亂宋得大齊定身封此百代之一時也以奉陽君甚食之唯曾作得大封齊無大異臣願足

下之大發攻宋之舉而無庸致兵姑待已耕以觀奉陽君之應足下也縣陰以甘之循有燕以臨之而臣待忠之封事必大成臣又願足下有地効於襄安君以資臣也足下果殘宋此兩地之時也足下何愛焉若足下不得志於宋與國何敢望也足下以此資臣也臣循燕觀趙則足下擊潰而決天下矣五國伐秦無功罷於成臯趙欲措於秦楚與魏韓將應之秦弗欲蘇代謂齊王曰臣以為足下見奉陽君矣臣謂奉陽君曰天下散而事秦秦必據宋魏冉必妬君之有陰也秦王貪魏冉則陰不可得已矣君



無措齊必攻宋齊攻宋則楚必攻宋魏必攻宋燕趙助之五國據宋不至一二月陰必得矣得陰而措秦雖有變則君無患矣若不得已而必措則願五國復堅約願得趙足下雄飛與韓氏大吏東免齊王必無召岷也使臣守約若與有倍約者以四國攻之無倍約者而秦侵約五國復堅而賓之今韓魏與齊相疑也若復不堅曾无堅字約而講臣恐與國之大亂也齊秦非復合也必有踦重者矣後合與踦重者皆非趙之利也且天下散而事秦是秦制天下也秦制天下將何以天下爲臣願君之蚤計也天下爭秦有六舉皆

不利趙矣天下爭秦秦王受負海內之國合負親之交以據中國而求利於三晉是秦之一舉也秦行是計不利於趙而君終不得陰一矣天下爭秦秦王內韓珉於齊內成陽君於韓相魏懷於魏復合術劉作交兩王王賁韓他之曹皆起而行事是秦之一舉也

秦行是計也不利於趙而君又不得陰二矣天下爭秦秦王受齊受趙三疆三親以據魏而求安邑是秦之一舉也秦行是計齊趙應之魏不待伐抱安邑而信秦秦劉无下秦字得安邑之饒魏爲上交韓必入朝秦過趙已安邑矣是秦之一舉也一本无秦字秦行是計不



利於趙而君必不得陰三矣天下爭秦秦堅燕趙之  
交以伐齊收楚與韓岷而攻魏是秦之一舉也秦行  
是計而燕趙應之燕趙伐齊兵始用秦因收楚而攻  
魏不至一二月魏必破矣秦舉安邑而塞女戟韓之  
太原之絕下軹道南陽高伐魏絕韓包二周即趙自  
消爍劉本无矣國燥爍一作於秦兵分孤一作於齊非趙  
之利也而君終身不得陰四矣天下爭秦秦堅三晉  
之交攻齊國破曹屈而兵東分於齊秦按兵攻魏取  
安邑是秦之一舉也秦行是計也君按救魏是以攻  
齊之已弊救與秦爭戰也君不救也韓魏焉免西合

國在謀之中而君有

劉作

終身不得陰五矣天下爭

一作

秦秦按為義存亡繼絕固危扶弱定無罪之君

必起中山與勝焉秦起中山與勝而趙宋同命何暇  
言陰六矣故曰君必無講則陰必得矣奉陽君曰善  
乃絕和於秦而收齊魏以成取陰

樓緩將使伏事辭行謂趙王曰臣雖盡力竭知死不  
復見於王矣王曰是何言也固且為書而厚寄卿樓  
子曰王不聞公子牟夷之於宋乎非肉不食文張善  
宋惡公子牟夷寅然今臣之於王非宋之於公子牟  
夷也而惡臣者過文張故臣死不復見於王矣王曰



子勉行矣寡人與子有誓言矣樓子遂行後以中牟  
反入梁候者來言而王弗聽曰吾已與樓子有言矣

虞卿請一作謂趙王曰人之情寧朝人乎寧朝於人也

曾作趙王曰人亦寧朝人耳何故寧朝於人虞卿曰

夫魏為從主而違者范座也今王能以百里之地若

萬戶之都請殺范座於魏范座死則從事可移於趙

趙王曰善乃使人以百里之地請殺范座於魏魏王

許諾使司徒曾劉執范座而未殺也范座獻書魏王

曰臣聞趙王以百里之地請殺座之身夫殺無罪范

座座劉无下薄故也而得百里之地大利也臣竊為

大王美之雖然而有一焉百里之地不可得而死者

不可復生也則主必為天下笑矣臣竊以為與其以

死人市不若以生人市使一本无也又遺其後相信

陵君書曰夫趙魏敵戰之國也趙王以咫尺之書來

而魏王輕為之殺無罪之座座雖不肖故魏之免相

望劉作也嘗以魏之故得罪於趙夫國內無用臣外

雖得地勢不能守然今能守魏者莫如君矣王聽趙

殺座之後強秦襲趙之欲劉作倍趙之割則君將何

以止之此君之累也信陵君曰善遽言之王而出之

燕封宋人榮蚩為高陽君使將而攻趙趙王因割濟



東三城令盧高唐平原陵

一本无陵字

地城邑市五十七

命以與齊而以求安平君而將之馬服君謂平原君

曰國奚無人甚哉君致安平君而將之乃割濟東三

令

一本无令字

城市邑五十七以與齊此夫子與敵國戰

覆軍殺將之所取割地於敵國者也今君以此與齊

而求安平君而將之國奚無人甚也且君奚不將奢

也奢嘗抵罪居燕燕以奢爲上谷守燕之通谷要塞

奢習知之百日之內天下之兵未聚奢已舉燕矣然

則君矣求安平君而爲將

劉本添將字

乎平原君曰將軍

釋之矣僕已言之僕主矣僕主幸以聽僕也將軍無

言已馬服君曰君過矣君之所以求安平君者以齊

之於燕也茹肝涉血之仇耶其於奢不然使安平君

愚固不能當榮盆使安平君知又不肯與燕人戰此

兩言者安平君必處一焉雖然兩

曾劉作然

者有一也使

安平君知則奚以趙之強爲趙強則齊不復霸矣今

得強趙之兵以杜燕將曠日持久數歲令士大夫餘

子之力盡於溝壘車甲羽毛剝敝府庫倉廩虛兩國

交以習

曾劉作敝

之乃引其兵而歸夫盡兩國之兵無

明此者矣夏軍也縣釜而炊得三城也城大無能過

百雉者果如馬服之言也



三國攻秦趙攻中山取扶柳五年以擅呼沲齊人戎

郭宋突謂仇郝曰不如盡歸中山之新塋續云新唐史集韻皆

以為武后所製字竇革使唐史釋音乃云古地字見戰國策抑別有所據今國策中地字甚多間作塋字

安知非自武后時傳寫相承如臣作惠以謂曾劉所校亦所未喻然古文地字乃作坐又鵠冠子亢倉子

皆有塋字姑存中山案此言於齊曰四國將假道於

衛以過章子之路齊聞此必效曾劉鼓

趙使趙莊合從欲伐齊齊請效地趙因賤趙莊齊明

為劉本元謂趙王曰齊畏從人劉本元之合也故效

地今聞趙莊賤張勲劉勲貴齊必不效地矣趙王曰

善乃召趙莊劉莊而貴之

翟章從梁來甚善趙王趙王三延之以相翟章辭不

受田四謂柱國韓向曰臣請為卿刺之客若死則王

必怒而誅建信君建信君死則卿必為相矣建信君

不死以為交終身不敝卿因以德建信君矣

馮忌一本作愚曾為廬陵君謂趙王曰王之逐廬陵

君為燕也王曰吾所以重者無燕秦也對曰秦三以

虞卿為言而王不逐也今燕一以廬陵君為言而王

逐之是王輕強秦而重弱燕也王曰吾非為燕也吾

固將逐之然則王逐廬陵君又不為燕也行逐愛弟

又兼無燕秦臣竊為大王不取也



馮忌請見趙王行人見之馮忌接手免首欲言而不敢王問其故對曰客有見人於服子者已而請其罪服子曰公之客獨有三罪望我而笑是狎也談語而不稱師是倍也交淺而言深是亂也客曰不然夫望人而笑是和也言而不稱師是庸說也交淺而言深是忠也昔者堯見舜於草茅之中席隴畝而廕庇桑陰移而授天下傳劉去傳字伊尹負鼎俎而干湯姓名未著而受三公使夫交淺者不可以深談則天下不傳而三公不得也趙王曰甚善馮忌曰一本无此今外臣交淺而欲深談可乎王曰請奉教於是馮忌乃談

客見趙王曰臣聞王之使人買馬也有之乎王曰有之何故至今不遣王曰未得相馬之工也對曰王何不遣建信君乎王曰建信君有國事又不知相馬曰王何不遣紀姬乎王曰紀姬婦人也不知相馬對曰買馬於善同補於國王曰無補於國買馬而惡何厄於國王曰無危於國對曰然則買馬善而若惡皆無危補於國然而王之買馬也必將待工今治天下舉錯非也國家爲虛戾而社稷不血食然而王不待工而與建信君何也趙王未之應也客曰燕郭之法劉作法曾作郭有所謂桑曾作柔雍者王知之乎王曰未之

法曾作郭  
偃之遙

有所謂桑

曾作柔

雍者王知之乎王曰未之

劉作



聞也所謂桑雍

劉作柔雍

者便辟左右之近者及夫人優

愛孺子也此皆能乘王之醉昏而求所欲於王者也

是能得之乎內則大臣爲之枉法於外矣故日月暉

於外

續云東坡本日  
月影暉於外

其賊在於內謹備其所憎而禍

在於所愛秦攻魏取寧邑諸侯皆賀趙王使往賀三

反不得通趙王憂之謂左右曰以秦之強得寧邑以

制齊趙諸侯比昂負吾往賀而獨不得通此必加兵我

爲之奈何左右曰使者三往不得通者必所使者非

其人也曰諒毅者辨士也大王可試使之諒毅親

无親

受命而往至秦獻書秦王曰大王廣地寧邑諸

侯皆賀敝邑寡君亦竊嘉之不敢寧居使下臣奉其

幣物三至王廷而使不得通使若無罪願大王無絕

其歡若使有罪願得請之秦王使使者報曰吾所使

趙國者小大皆聽吾言則受書幣若不從吾言則使

者歸矣諒毅對曰下臣之來固願承大國之意也豈

敢有難大王若有以令之請奉而西行之無所敢疑

於是秦王乃見使者曰趙豹平原君數欺弄寡人趙

能殺此二人則可若不能殺請今率諸侯受命邯鄲

城下諒毅曰趙豹平原君親寡君母弟也猶大王之

有葉陽涇陽君也大王以孝治聞於天下衣服使

劉本



無使字之便於體膳劉本无使字之嫌於口未嘗不分  
於葉陽涇陽君葉陽君涇陽君之車馬衣服無非大  
王之服御者臣聞之有覆巢毀卵而鳳皇不翔刳胎  
焚天而騏驎不至今使臣受大王之令以還報敝邑  
之君畏懼不敢不行無乃傷葉陽君涇陽君之心乎  
秦王曰諾勿使從政諒毅曰敝邑之君有母弟不能  
教誨以惡大國請黜之勿使與政事以稱大國秦王  
乃喜受其弊而厚遇之

趙使姚賈約韓魏韓魏以友劉作反之舉茅為姚賈謂  
趙王曰賈也王之忠臣也韓魏欲得之故友劉作反之

將使王逐之而已因受之今王逐之是韓魏之欲得  
而王之忠臣有罪也故王不如勿逐以明王之賢而  
折韓魏招之劉點此二字  
曾作之招

魏敗楚於陘山禽唐明楚王懼令昭應奉太子以委  
和於薛公主父欲敗之乃結秦連楚曾去楚宋之交令  
仇郝相宋樓緩相秦楚王禽趙宋魏之和卒敗  
春召春平侯因留之世鈞為之謂一作請文信侯曰春  
平侯者趙王之所甚愛也而郎中甚妬之故相與謀  
曰春平侯入秦秦必留之故謀而入之秦今君留之  
是空絕趙而郎中之計中也故君不如遣春平侯而



留平都侯春平侯者言行於趙王必厚割趙以事君而贖平都侯文信侯曰善因與接意而遣之

趙太后新用事秦急攻之趙氏求救於齊齊曰必以長安君爲質兵乃出太后不肯大臣強諫太后明謂

左右有復言令長安君爲質者老婦必唾其面左師觸

龍言一本无言字願見太后太后盛氣而揖之入而一本无而字

徐趨至而自謝曰老臣病足曾不能疾走不得見久

矣竊自恕而恐太后玉體之有所却也故願望見太

后太后曰老婦恃輦而行曰日食飲得無衰乎曰恃

粥一本去鬲字耳曰老臣今者殊不飲食乃自強步日三

四里少益者食和於身也太太后曰老婦不能太后之

色少解左師公曰老臣賤息舒祺最少不肖而臣衰

竊愛憐之願令得補黑衣之數以衛王官沒一作死

以聞太后曰敬諾年幾何矣對曰十五歲矣雖少願

及未填溝壑而託之太后曰丈夫亦愛憐其少子乎

對曰甚於婦人太后笑曰婦人異甚對曰老臣竊以

爲媼之愛燕后賢於長安君曰君過矣不若長安君

之甚左師公曰父母之愛子則爲之計深遠媼之送

燕后也持其踵爲之泣念悲其遠也劉作而泣之甚悲念其遠也

亦哀之矣已行非弗思也祭祀必祝之祝曰必勿使



反豈非計久長有曾作子孫相繼爲王也哉太后曰然左師公曰今三世以前至於趙之爲趙二主之子孫侯者其繼有在者乎曰无有曰微獨趙諸侯有在者乎曰老婦不聞也此其近者禍及身遠者及其子孫豈人主之子孫則必不善哉位尊而無功奉厚而無勞而挾重器多也今媼尊長安君之位而封之以膏腴之地多予之重器而不及今令有功於國一旦山陵崩長安君何以自託於趙老臣以媼爲長安君計短也故以爲其愛不若燕后太后曰諾恣君之所使之於是爲長安君約車百乘質於齊齊兵乃出子

義聞之曰人主之子也骨肉之親也猶不能恃無功之尊无勞之奉而守金玉之重也而况人臣乎秦使王翦攻趙趙使李牧司馬尚禦之李牧數破走秦軍殺秦將相齧王翦惡之乃多與趙王寵臣郭開等金使爲反間曰李牧司馬尚欲與秦反趙以多取封於秦趙王疑之使趙葱及顏翽代將斬李牧廢司馬尚後三月王翦因急擊大破趙殺趙軍虜趙王遷及其將顏翽遂滅趙



戰國策第二十一

集賢院第二十一卷全不同疑差玄

及其謀賊取之

馮尚對三月王前因意雖十大如賊賊軍氣賊王

桂於秦故王發之對賊意及賊東方許呼李外

善金對高又問曰未子外同馮尚為與秦又賊以

秦軍跡秦許時趙王前與之必多與賊王前對

秦對王前對王前對王前對王前對王前對

秦對王前對王前對王前對王前對王前對

秦對王前對王前對王前對王前對王前對

戰國策卷第二十二

魏一

高誘注

知伯索地於魏栢子魏栢子弗予任章曰何故弗予

栢子曰無故索地故弗予任章曰无故索地鄰國必

恐重欲無厭天下必懼君子之地知伯必僇僇而輕

敵鄰國懼而相親以相親之兵待輕敵之國知氏之

命不長矣周書曰將欲敗之必姑輔之將欲取之必

姑與之君不如與之以驕知伯君何釋於天下圖知

氏而獨以吾國為知氏質乎君曰善乃與之萬家之

邑一知伯大說因索蔡臯梁於趙趙弗與因圍晉陽



韓魏反於外趙氏應之於內知氏遂亡韓趙相難韓索兵於魏曰願得借師以伐趙魏文侯曰寡人與趙兄弟不敢從趙又索兵以攻韓文侯曰寡人與韓兄弟不敢從二國不得兵怒而反已乃知文侯以講於已也皆朝魏

樂羊為魏將而攻中山其子在中山中山之君烹其子而遺之羹樂羊坐於幕下而啜之盡一盃文侯謂續云後師贊曰樂羊以我之故食其子之肉贊對曰其子之肉尚一本无此三字食之其一作且誰不食樂羊既罷中山文侯賞其功而疑其心

西門豹為鄴令而辭乎魏文侯曰子往子往矣必就子之功而成子之名西門豹曰敢問就功成名亦有術乎文侯曰有之夫鄉邑老者而先受坐之士子入而問其賢良之士而師事之求其好掩人之美而揚人之醜者曾劉无者字而參驗之夫物多相類而非也幽莠之幼也似禾驪牛之黃也似虎白骨疑象武夫類玉此皆似之而非者也

文侯與虞人期獵是日飲酒樂天雨文侯將出左右曰今日飲酒樂天又雨公將焉之文侯曰吾與虞人期獵雖樂豈可不曾作无一會期哉乃往身自罷之魏



於是乎始強

魏文侯與田子方飲酒而稱樂文侯曰鍾聲不比乎左高田子方笑文侯曰奚笑子方曰臣聞之君明則樂官不明則樂音今君審於聲臣恐君之龍耳於官也文侯曰善敬聞命

魏武侯與諸大夫浮於西河稱曰河山之險豈不亦信固哉王鍾一作錯侍王曰此晉國之所以強也若善脩之則霸王之業具矣吳起對曰吾君之言危國之道也而子又附之是危也武侯忿然曰子之言有說乎吳起對曰河山之險信一本无信字不足保也是一本无是

字伯王之業不從此也昔者三苗之居左彭蠡蠡之波

右有一本无有字洞庭之水文山在其南而衡山在其北

恃此險也為政不善而禹放逐之夫夏桀之國左天

門之陰而右天谿之陽廬曾作廬畢在其北伊洛出其

南有此險也然為政不善而湯伐之躬紂之國左孟

門而右漳釜前帶河後被山有此險也然為政不善

而武王伐之且君親從臣而勝降城城非不高也櫛

添也人民非不眾也然而可得并者政惡故也從是

觀之地形險阻奚足以霸王矣武侯曰善吾乃今日

聞聖人之言也西河之政專委之子矣



魏公叔痤為魏將而與韓趙戰澮北禽樂祚魏王說  
迎郊以賞田百萬祿之公叔痤反走再拜辭曰夫使  
士卒不崩直而不倚撓揀而一本无不辟者此吳起  
餘教也臣不能為也前脉形壑之險阻决利害之備  
使三軍之士不迷惑者巴一作寧爨襄之力也縣賞  
罰於前使民昭然信之於後者王之明法也見敵之  
可也鼓之不敢怠倦者臣也王特為臣之右手不倦  
賞臣何也若以臣之有功臣何力之有乎王曰善於  
是索吳起之後賜之田二十萬巴一作寧爨襄田各  
十萬王曰公孫豈非長者哉既為寡人勝強敵矣又

不遺賢者之後不捨能士之迹公叔何可無益乎故  
又與田四十萬加之百萬之上使百四十萬故老子  
曰聖人無積劉作盡既以為人已愈有既以與人已愈  
多公叔當之矣

魏公叔痤病惠王往問之曰公叔病即不可諱將柰  
社稷何公叔痤對曰痤有御庶子公孫鞅願王以國  
事聽之也為弗能聽勿使出竟王弗應出而謂左右  
曰豈不悲哉以公叔之賢而謂寡人必以國事聽鞅  
不亦悖乎公叔痤死公孫鞅聞之已葬劉作西之秦  
孝公受而用之秦果日以強魏日以削此非公叔之



悖也惠王之悖也悖者之患固以不悖者為悖

蘇子為趙合從說魏王曰大王之塞南有鴻溝陳汝

南有許鄆昆陽邵陵舞陽新鄴東有淮潁沂黃煮棗

海鹽無踈曾作海西有長城之界北有河外卷衍燕

曾去酸棗塞方千里塞名雖小然而廬田廡舍曾作

廡曾無所芻牧牛馬之地人民之眾車馬之多日夜

行不休已無以異於三軍之眾臣竊料之大王之國

不下於楚然橫人謀王外交強虎狼之秦以侵天下

卒有國患不被其禍夫挾強秦之勢以內劫其王罪

無過此者曾集劉无此且魏天下之強國也大王天

下之賢主也今乃有意西面而事秦稱東藩築帝宮

受冠帶祠春秋臣竊為大王媿之臣聞越王勾踐以

散卒三千禽夫差於干遂武王卒三千人革車三百

乘斬紂於牧之野豈其士卒眾哉誠能振其威也今

竊聞大王之卒武力二十餘萬蒼頭二十萬奮擊手二

十萬廝徒十萬車六百乘曾劉无騎五千疋曾劉无

此其過越王勾踐武王遠矣今乃劫於辟臣之說而

欲臣事秦夫事秦必割地效質劉作故兵未用而國

已虧矣凡群臣之言事秦者皆姦臣非忠臣也夫為

人臣割其主之塞以求外交偷取一旦之功而不顧



其後破公家而成私門外挾強秦之勢以內劫其主以求割壑願大王之孰察之也周書曰縣縣不絕縵縵柰何毫毛不拔將成斧柯前慮不定後有大患將柰之何大王誠能聽臣六國從親專心并力則必無強秦之患故敝邑趙王使使臣獻愚計奉明約在大王詔之魏王曰寡人不肖未嘗得聞明教今主君以趙王之詔詔之敬以國從

張儀爲秦連橫說魏王曰魏地方不至千里卒不過三十萬人壑四平諸侯四通條達輻湊無有名山大川之阻從鄭至梁不過百里從陳至梁二百餘里馬

馳人趨不待倦而至梁南與楚境西與韓境北與趙境東與齊境卒戍四方守亭障者叅列粟糧漕庾不下十萬魏之壑勢故戰場也魏南與楚而不與齊則齊攻其東東與齊而不與趙則趙攻其北不合於韓則韓攻其西不親劉作合於楚則楚攻其南此所謂四分五裂之道也且夫諸侯之爲從者以安社稷尊主強兵顯名也合從者一天下約爲兄弟刑白馬以盟於洹水之上以相堅也夫親昆弟同父母尚有爭錢財而欲恃詐僞反覆蘇秦之餘謀其不可以成亦明矣大王不事秦秦下兵攻河外拔卷衍燕曾作點酸棗



劫衛取晉陽則趙不南趙不南則魏不北魏不北則  
從道絕從道絕則大王之國欲求無危不可得也秦  
挾韓而攻魏韓劫於秦不敢不聽秦韓爲一國魏之  
亡可立而須也此臣之所以爲大王患也爲大王計  
莫如事秦事秦則楚韓必不敢動無楚韓之患則大  
王高枕而卧國必無憂矣且夫秦之所欲弱莫如楚  
而能弱楚者莫若魏楚雖有富大之名其實空虛其  
卒雖衆多言而輕走易北不敢堅戰魏之兵南面而  
伐勝楚必矣夫虧楚而益魏攻楚而適秦內嫁禍安  
國此善事也大王不聽臣秦甲出而東雖欲事秦而

不可得也且夫從人多奮辭而寡可信說一諸侯之  
王出而乘其車約一國而反成而封侯之基是故天  
下之遊士莫不日夜搯腕瞋目切齒以言從之便以  
說人主人主覽其辭牽其說惡得無眩哉臣聞積羽  
沉舟群輕折軸衆口鑠金故願大王之熟計之也魏  
王曰寡人蠢愚曾劉無前計失之請稱東藩築帝宮  
受冠帶祠春秋効河外

齊魏約而伐楚魏以董慶爲質於齊楚攻齊大敗之  
而魏弗救田嬰怒將殺董慶盱夷劉作千夷爲董慶謂田  
嬰曰楚攻齊大敗之而不敢深入者以魏爲將內之



於齊而擊其後今殺董慶是示楚無魏也魏怒合於楚齊必危矣不如貴一作舍董慶以善魏而疑之於楚也

蘇秦拘於魏欲走而之韓魏氏閉關而不通齊使蘇厲爲之謂魏王曰齊請以宋地封涇陽君而秦不受也夫秦非不利有齊而得宋也然其所以不受者不信齊王與蘇秦也今秦見齊魏之不合也如此其甚也則齊必不欺秦而秦信齊矣齊秦合而涇陽君有宋地則非魏之利也故王不如復東蘇秦秦必疑齊而不聽也夫齊秦不合天下無憂伐齊成則宋廣

矣

陳軫爲秦使於齊過魏求見犀首犀首謝陳軫陳軫曰軫之所以來者事也公不見軫軫且行不得待異日矣犀首乃見之陳軫曰公惡事乎何爲飲食而無事無事必來犀首曰衍不肖不能得事焉何敢惡事陳軫曰請移天下之事於公犀首曰柰何陳軫曰魏王使李從以車百乘使於楚公可以居其中而疑之公謂魏王曰臣與燕趙故矣數令人召臣也曰無事必來今臣無事請謁而往無久旬五之期王必無辭以止公公得行因自言於廷曰臣急使燕趙急約車



爲行具犀首曰諾謁魏王王許之即明言使燕趙諸  
侯客聞之皆使人告其王曰李從以車百乘使楚犀  
首又以車三千乘使燕趙齊王聞之恐後天下得魏  
以事屬犀首犀首受齊事魏王止其行使燕趙聞之  
亦以事屬犀首楚王聞之曰李從約寡人今燕齊趙  
皆以事因犀首犀首必欲寡人寡人欲之乃倍李從  
而以事因犀首魏王曰所以不使犀首者以爲不可  
令四國屬以事寡人亦以事因焉犀首遂主天下之  
事復相魏

張儀惡陳軫於魏王曰軫善事楚爲求壤塗也甚力

之左華謂陳軫曰儀善於魏王魏王甚愛之公雖百  
說之猶不聽也公不如儀之言爲資而反於楚王陳  
軫曰善因使人先言於楚王

張儀欲窮陳軫令魏王召而相之來將悟曾作之將

行其子陳應止其公之行曰物之湛者不可不察也

鄭彊出秦曰應爲知曾作夫魏欲絕楚齊必重迎公

郢中不善公者欲公之去也必勸王多公之車公至

宋道稱疾而母行使人謂齊王曰魏之所以迎我者

欲以絕齊楚也齊王曰子果無之魏而見寡人也請

封子因以魯侯之車迎之



張儀走之魏魏將迎之張丑諫於王欲勿內不得於王張丑退復諫於王曰王亦聞老妾事其主婦者乎子長色衰重家一作嫁本而巳今臣之事王若老妾之事其主婦者魏王內不納張儀

張儀欲以魏合於秦韓而攻齊楚惠施欲以魏合於齊楚以案兵人多為張子於王所惠子謂王曰小事也謂可者謂不可者正半况大事乎以魏合於秦韓而攻齊楚大事也而王之群臣皆以為可不知是其可也如是其明耶而群臣之知術也如是其同耶是其可也未如是其明也而群臣之知術也又非皆同

也是有其半塞也所謂劫主者失其半者也

張子

劉去子字

儀以秦相魏齊楚怒而欲攻魏雍沮謂張

子曰魏之所以相公者以公相則國家安而百姓無患今公相而魏受兵是魏計過也齊楚攻魏公必危矣張子曰然則柰何雍沮曰請令齊楚解攻雍沮謂齊楚之君曰王亦聞張儀之約秦王乎曰王若相儀於魏齊楚惡儀必攻魏魏戰而勝是齊楚之兵折而儀固得魏矣若不勝魏魏必事秦以持其國必割地以賂王若欲復攻其敵不足以應秦此儀之所以與秦王陰相結也今儀相魏而攻之是使儀之計當於



秦也非所以窮儀之道也齊楚之王曰善乃遽解攻於魏王甚怒其文其下張儀欲并相秦魏故謂魏王曰儀請以秦攻三川王以其間約南陽韓氏亡史厭謂趙獻曰公何不以楚佐儀求相之於魏韓恐亡必南走楚儀兼相秦魏則公亦必并相楚韓也

魏王將相張儀犀首弗利故令人謂韓公叔曰張儀以一作已合秦魏矣其言曰魏攻南陽秦攻三川韓氏必亡且魏王所以貴張子者欲得壑則韓之南陽舉矣子盍少委焉以為衍功則秦魏之交可廢矣如此

則魏必圖秦而弃儀收韓而相衍公叔以為信曾作便劉信作因而委之犀首以為功果相魏

楚許魏六城與之伐齊而存燕張儀欲敗之謂魏王曰齊畏三國之合也必反燕壑以下楚楚趙必聽之而不與魏六城是王失謀於楚趙而樹怨而於齊秦也齊遂伐趙取乘丘收侵地虛頓丘危楚破南陽九夷內沛許鄢陵危王之所得者新觀也而道塗宋衛為制事敗為趙驅事成功縣宋衛魏王弗聽也劉連上曾題張儀告公仲令以饑故賞韓王以近河外魏王懼問張子張子曰秦欲救齊韓欲攻南陽秦韓合而欲攻



南陽無異也且以遇卜王王不遇秦韓之卜也決矣  
魏王遂尚遇秦信韓廣魏救趙尺楚人遽於草下伐  
齊之事遂敗

徐州之役犀首謂梁王曰何不陽與齊而陰結於楚  
二國恃王齊楚必戰齊戰勝楚而與乘之必取方城  
之外楚戰勝齊敗一本无而與乘之是太子之讎報  
矣

秦敗東周與魏戰於伊闕殺犀武魏令公孫衍乘勝  
而留於境請卑辭割地以講於秦為竇屢謂魏王曰  
臣不知衍之所以聽於秦之少多然而臣能半衍之

割而令秦講於王王曰奈何對曰王不若與竇屢關  
內侯而令趙王重其行而厚奉之因揚言曰聞周魏  
令竇屢以割魏於奉陽君而聽秦矣夫周君竇屢奉  
陽君之與穰侯質首之仇也今行和者竇屢也制割  
者奉陽君也太后恐其不因穰侯也而欲敗之必以  
少割請合於王而和於東周與魏也

齊王將見燕趙楚之相於衛約外魏魏王懼恐其謀  
伐魏也告公孫衍公孫衍曰王與臣百金臣請敗之  
王為約車載孫作百金犀首期齊王至之曰先以車  
五十乘至衛間齊行以百金以請先見齊王乃得見



因久坐安從容談三國之相怨謂齊王曰王與三國  
約外魏魏使公孫衍來今久與之談是王謀三國也  
也齊王曰魏王聞寡人來使公孫子勞寡人寡人無  
與之語也三國之不相信齊王之遇遇事遂敗  
魏令公孫衍請和於秦其母恢教之語曰無多割曰  
和成固有秦重和以與王遇和不成則後必莫能以  
魏合於秦者矣

公孫衍為魏將與其相田繻不善季子為衍謂梁王  
曰王獨不見夫服牛驂驥乎不可以行百步今王以  
衍為可使將故用之也而聽相之計是服牛驂驥也

一作牛馬俱死而不能成其功王之國必傷矣願王  
察之

戰國策卷第二十二



戰國策卷第二十三

魏二

高誘注

犀首田盼欲得齊魏之兵以伐趙梁君與田侯不欲  
 犀首曰請國出五萬人不過五月而趙破田盼曰夫  
 輕用其兵者其國易危易用其計者其身易窮公今  
 言破趙大易恐有後咎犀首曰公之不慧也夫二君  
 者固已不欲矣今公又言有曾添有字難以懼之是趙不  
 伐而二士一作君之謀困也且公直言易而事已去矣  
 夫難搆而兵結田侯梁君見其危又安敢釋卒不我  
 予乎田盼曰善遂勸兩君聽犀首犀首田盼遂得齊



魏之兵兵未出境梁君田侯恐其至而戰敗也悉起兵從之大敗趙氏

犀首見梁君曰臣盡力竭知欲以為王廣土取尊名

田需前作田縵今直言需從中敗君王又聽之是臣終無成功

也需亡臣將侍需侍臣請亡王曰需寡人之股掌之

臣也為子之不便也殺之亡之母謂天下何內之無

若群臣何也今吾為子外之令母敢入子之事入猶與也

曾劉无此注入子之事者吾為子殺之亡之胡如犀首許

諾於是東見田嬰與之約結召文子而相之魏身相

於韓曾題劉連

蘇代為田需說魏王曰臣請問文之為魏為助也曾劉无此注

孰與其為齊也王曰不如其為齊也衍之為魏孰與

其為韓也王曰不如其為韓也而蘇代曰衍將右韓

而左魏右近左遠曾劉无此注文將右齊而左魏二人者將用

王之國舉事於世中道而不可王且無所聞之矣王

之國雖滌樂而從曾作後之可也王不如舍需於側以

稽二人者之所為二人者曰需非吾人也吾舉事而

不利於魏需必挫我於王二人者必不敢有外心矣

二人者之所為之劉去利於魏與不利於魏王厝需

於側以稽之臣以為身利劉去身利字而一本无便於事



王曰善果厝需於側

史舉非犀首於王犀首欲窮之謂張儀曰請令王讓先生以國王為堯舜矣而先生弗受亦許由也衍請因令王致萬戶邑於先生張儀說因令史舉數見犀首王聞之而弗任也史舉不辭而去

楚王攻梁南韓氏因圍蓄一本作蓄成恢為犀首謂韓王曰疾攻蓄楚師必進矣魏不能支交臂而聽楚韓氏必危故王不如釋蓄魏無韓患必與楚戰戰而不勝大梁不能守而又況存蓄乎若戰而劉添而字勝兵罷敵大王之攻蓄易矣

魏惠王死葬有日矣天大雨雪至於牛目壞城郭且為棧道而葬群臣多諫太子者曰雪甚如此而喪行民必甚病之官費又恐不給請弛期更日太子曰為人子而以民勞與官費用之故而不行先王之喪不義也一本无也字子勿復言群臣皆不敢言而以告犀首犀首曰吾未有以言之也是其唯惠公乎一作薛公旁出云一

本皆惠子然其後與此本皆直言惠子恐惠子者是請告惠公一作子惠公一作子

曰諾駕而見太子曰葬有日矣太子曰然惠公曰昔

王季歷葬於楚山續云吕氏春秋之一本无尾纒水

齧其墓

續云後語作蠻水注盛弘之荆楚記曰宜都縣有蠻水即烏水也今襄州南有烏水按古



公亶父以修德為百姓所附遂杖策去之與太姜踰  
梁山而止於岐山之陽故詩曰率西水許至于岐下  
是為太王太王生季歷季歷卒葬鄠縣之南山也縱  
山名而皇甫謐云楚山一名潯山鄠縣之南山也縱  
有楚山之名不宜得蠻水所蓄雖惠子之書五車未  
為稽古也續云樂音鸞說文云漏流也一日漬也墓  
為漏流所漬故曰樂水見棺之前和文王曰嘻先君  
必欲一見群臣百姓也夫故使樂水見之於是出而  
為之張於朝後語張帳以朝百姓皆見之三日而後更葬此  
文王之義也今葬有日矣而雪甚及牛目難以行太  
子為及日之故得毋嫌於欲亟葬乎願太子更日先  
王必欲少留而扶社稷安黔首也故使雪甚因弛期  
而更為日此文王之義也若此而弗為意者羞法文

王乎太子曰甚善敬弛期更擇日惠子非徒行其說  
也又令魏太子未葬其先王而因又說文王之義說  
文王之義以示天下豈小功也哉

五國伐秦無功而還其後齊欲伐宋而秦禁之齊令  
宋郭之秦請合而以伐宋秦王許之魏王畏齊秦之  
合也欲講於秦謂魏王曰秦王謂宋郭曰分宋之城  
服宋之強者六國也乘宋之敝而與王爭得者楚魏  
也請為王毋禁楚之伐魏也而王獨舉宋王之伐宋  
也請剛柔而皆用之如宋者欺之不為逆者曾添殺  
之不為曾作讎者也王無與之講以取壘既已得壘



矣劉添字又以力攻之期於啗宋而已矣臣聞此言而竊爲王悲秦必且用此於王矣又必且曰王以求塗既已得塗又且以力攻王又必謂王曰使王輕齊齊魏之交已醜又且收齊以更索於王秦嘗用此於楚矣又嘗用此於韓矣願王之深計之也秦善魏不可知也已故爲王計太上伐秦其次宿秦其次堅約而詳講與國無相離也秦齊合國不可爲也已王其聽臣也必無與講秦權重魏魏再明孰是故又爲足下傷秦者不敢顯也天下可令伐秦則陰勸而弗敢圖也見天下之傷秦也則先嚮與國而以自解也天下

可令宿秦則爲劫於與國而不得已者天下不可則先去而以秦爲上交以自重也如是人者嚮王以爲資者也而焉能免國於患曾劉无此以上四字者必

窮三節而行其上上不可則行其中中不可則行其下下不可則明不與秦而一作生以殘秦使秦皆無

百怨百利唯已之曾安令足下嚮之以合於秦是免國於患者之計也臣何足以當之雖然願足下之論臣之計也燕齊讎國也秦兄弟之交也合讎國以伐婚姻臣爲之苦矣黃帝戰於涿鹿之野而西戎之兵不至禹攻三苗而東夷之民不起以燕伐秦黃帝之



所難也而臣以致燕甲而起齊兵矣臣又偏事三晉之吏奉陽君孟嘗君韓咤周寂周韓餘為徒從而下之恐其伐秦之疑也又身自醜於秦扮博幼切握也之請焚天下之秦符者臣也次傳焚符之約者臣也欲使五國約閉秦關者臣也奉陽君韓餘為既和矣蘇脩朱嬰既皆陰在邯鄲臣又說齊王而往敗之天下共講因使蘇脩游天下之語而以齊為上交兵請伐魏臣又爭之以死而果西因蘇脩重報臣非不知秦勸之重也然而所以為之者為足下也

魏文子田需周宵相善欲罪犀首犀首患之謂魏王曰今所患者齊也嬰子言行於齊王王欲得齊則胡不召文子而相之彼必務以齊事王王曰善因召文子而相之犀首以倍田需周宵

魏王令惠施之楚令犀首之齊鈞二子者乘數鈞將測交也楚王聞之施因令人先之楚言曰魏王令犀首之齊惠施之楚鈞二子者將測交也楚王聞之因郊迎惠施

魏惠王起境內眾將太子申而攻齊客謂公子理之傳曰何不令公子泣王太后止太子之行事成則樹德不成則為王矣太子年少不習於兵田盼宿將也



而孫子也孫臏善用兵戰必不勝不勝必禽公子爭之於王王聽公子公子不封不聽公子太子必敗敗公子必立立必為王也

齊魏戰於馬陵齊大勝魏殺太子申覆十萬之軍魏王召惠施而告之曰夫齊寡人之讎也怨之至死不忘國雖小吾常欲悉起兵而攻之何如對曰不可臣聞之王者得度而霸者知計今王所以告臣者疏於度而遠於計王固先屬怨於趙而後與齊戰今戰不勝國無守戰之備王又欲悉起而攻齊此非臣之所謂也王若欲報齊乎則不如因變服折節而朝齊楚

王必怒矣王游人而合其鬪則楚必伐齊以休楚而伐罷齊則必為楚禽矣是王以楚毀齊也魏王曰善乃使人報於齊願臣畜而朝田嬰許諾張丑曰不可戰不勝魏而得朝禮與魏和而下楚此可以大勝也今戰勝魏覆十萬之軍而禽太子申臣萬乘之魏而卑秦楚此其暴於曾添於字戾定矣且楚王之為人也好用兵而甚務名終為齊患者必楚也田嬰不聽遂內魏王而與之並朝齊侯再三趙氏醜之楚王怒自將而伐齊趙應之大敗齊於徐州

惠施為韓魏交令太子鳴為質於齊王欲見之朱倉



謂王曰何不稱病臣請說嬰子曰魏王之年長矣今有疾公不如歸太子以德之不然公子高在楚二將內而立之是齊抱空質而行不義也

田需貴於魏王惠子曰子必善左右今夫揚橫樹之

則生倒劉作側樹之則生折而樹之又生然使十人樹

揚一人拔之則無生揚矣故以十人之衆樹易生之

物然而不勝一人者何也樹之難而去之易也今子

雖自樹於王而欲去子者衆則增去子必危矣田需

死昭魚謂蘇代曰田需死吾恐張儀薛公犀首之有

一人相魏者代曰然則相者以一本字誰而君便之

也昭魚曰吾欲太子之自相也代曰請為君北見梁

王必相之矣昭魚曰柰何代曰若其為梁王代請說

君昭魚曰柰何對曰代也從楚來昭魚甚憂代曰君

何憂曰田需死吾恐張儀薛公犀首有一人相魏者

代曰勿憂也梁王長主也必不相張儀張儀相魏必

右秦而左魏薛公相魏必右齊而左魏犀首相魏必

右韓而左魏右親也左梁王長主也必不使相也代

曰莫如太子之自相是三人皆以太子為非固相也

固久皆將務以其國事魏而欲丞相之至以魏之強

而持持一本字三万乘之國輔之魏必安矣故曰不如



太子之自相也遂北見梁王以此語告之太子果自相

秦召魏相信安君信安君不欲往蘇代為說秦王曰臣聞之忠不必當一本作黨當必不忠今臣願大王陳臣之愚意恐其不忠於下吏自使有要領之罪願大王察之今大王令人執事於魏以定其交臣恐魏交之益疑也將以塞趙也臣又恐趙之益勁也夫魏王之愛習魏信也甚矣其智能而任用之也厚矣其畏惡嚴尊秦也明矣今曾作王之使人入魏而不用則王之使人入魏无益也若用魏必舍所愛習而用所畏

惡此魏王之所以劉添不安也夫舍萬乘之事而退此魏信之所難行也夫令人之君處所不安令人之相行所不能以此為親則難久矣臣故恐魏交之益疑也且魏信舍事則趙之謀者必曰舍於秦秦必令其所愛信者用趙是趙存而我亡也趙安而我危也則上有野戰之氣下有堅守之心臣故恐趙之益勁也大王欲定魏之交而使趙小心乎不如用魏信而尊之以名魏信事王國安而名尊離王國危而權輕然則魏信之事主也上所以為其主者忠矣下所以自為者厚矣彼其事王必定矣趙之用事者必曰魏



氏之名族不高於我土地之實不厚於我魏信以韓  
魏事秦秦甚善之國得安然身取尊焉今我講難於  
秦兵爲招質國處削危之形非得計也結怨於外主  
患於中身處死亡之塗非定事也彼將傷其前事而  
悔其過行冀其利必多割塗以深下王則是大王垂  
拱之一作多割塗以爲利重堯舜之所求而不能得也  
臣願大王察之

秦楚攻魏圍皮氏爲魏謂楚王曰秦楚勝魏魏王之  
恐也見亡矣必舍一作合於秦王何不倍秦而与魏王  
魏王喜必內太子秦恐失楚必效城塗於王王雖復

與之攻魏可也楚王曰善乃倍秦而与魏魏內太子  
於楚秦恐許楚城塗欲與之復攻魏樗里疾怒欲與  
魏攻楚恐魏之以太子在楚不肯也爲疾謂楚王曰  
外臣疾使臣謁之曰敝邑之王欲效城塗而爲魏太  
子之尚在楚也是以未敢王出魏質臣曾作太子請效之  
而復固秦楚之交以疾攻魏楚王曰諾乃出魏太子  
秦因合魏以攻楚

龐葱孫作恭與太子質於邯鄲謂魏王曰今一人言市  
有虎王信之乎王曰否二人言市有虎王信之乎王  
曰寡人疑之矣三人言市有虎王信之乎王曰寡人



信之矣龐葱曰夫市之无虎明矣然而三人言而成  
虎今邯鄲去大梁也遠於市而議臣者過於三人矣  
願王察之矣王曰寡人自為知於是辭行而讒言先  
至後太子罷質果不得見曾作於是辭行而讒言行  
至後果不得見魏君矣劉  
作於是辭行而讒言先至後果不見龐君  
王曰寡人自為知太子罷質果不得見  
梁王魏嬰觴諸侯於范臺酒酣請魯君舉觴魯君興  
避席擇言曰昔者帝女令一本无儀狄作酒而美進  
之禹禹飲而甘之遂疏儀狄絕旨酒曰後世必有以  
酒亡其國者齊相公夜半不寐快也易牙乃煎熬燔炙  
和調五味而進之相公食之而飽至旦不齊竟曰後世

必有以味亡其國者晉文公得南之威三日不聽朝

遂推南之

一本无  
之字

威而遠之曰後世必有以色亡其

國者楚王登強

一作  
荆

臺而望崩山

一作崇山  
文類聚引

左江

而右湖以臨彷徨

一作方  
文類聚引

其樂忘死遂盟強臺

而弗登曰後世必有以高臺陂池亡其國者今主君  
之尊儀狄之酒也主君之味易牙之調也左白台而  
右閭須南威之美也前夾林而後蘭臺強臺之樂也  
有一於此足以亡其國今主君兼此四者可无戒与  
梁王稱善相屬







大王者爲完鄴也今郊係一效鄴者使者之罪也卯不知也趙王恐魏承秦之怒遽割五城以合於魏而支秦

芒卯謂秦王曰王之士未有爲之中者也臣聞明王不肯中而行王之所欲於魏者長羊王屋洛林之地也王能使臣爲魏之司徒則臣能使魏獻之秦王曰善因任之以爲魏之司徒謂魏王曰王所患者上地也秦之所欲於魏者長羊王屋洛林之地也王獻之秦則上地无憂患因請以下兵東擊齊攘地必遠矣魏王曰善因獻之秦地入數月而秦兵不下魏王謂

芒卯曰地已入數月而秦兵不下何也芒卯曰臣有死罪雖然臣死則契折於秦王无以責秦王因赦其罪臣爲王責約於秦乃之秦謂秦王曰魏之所以獻長羊王屋洛林之地者有意欲以下大王之兵東擊齊也今地已入而秦兵不可下臣則死人也雖然後山東之士無以利事王者矣秦王懼然曰國有事未澹下兵也今以兵從後十日秦兵下芒卯并將秦魏之兵以東擊齊啓地二十二縣

秦敗魏於華走芒卯而圍大梁涇賈爲魏謂穰侯曰臣聞魏氏大臣父兄皆謂魏王曰初時惠王伐趙戰



勝乎三梁十萬之軍拔邯鄲趙氏不割而邯鄲復歸  
齊人攻燕殺子之破故國燕不割而燕國復歸燕趙  
之所以國全兵勁而地不并乎諸侯者以其能忍難  
而重出地也宋中山數伐數割而隨以亡臣曾本无  
臣字  
以爲燕趙可法而宋中山可無爲也夫秦貪戾之國  
而無親蠶食魏盡晉國戰勝宰子史記作  
暴子割八縣  
地未畢入而兵復出矣夫秦何厭之有哉今又走芒  
卯入北地此非但攻梁也且劫王以多割也王必勿  
聽也今王循楚趙而講楚趙怒而與王爭事秦秦必  
受之秦挾楚趙之兵以復攻則國救亡不可得也已

願王之必無講也王若欲講必少割而有質不然必  
欺是臣之所聞於魏也願君之以是慮事也周書曰  
維命不于常此言幸之不可數也夫戰勝宰子而割  
八縣此非兵力之精非計之工也天幸爲多矣今又  
走芒卯入北地以攻大梁是以天幸自爲常也知者  
不然臣聞魏氏悉其百縣曾本  
作姓勝兵以止成大梁臣  
以爲不下三十萬以三十萬之衆守十仞之城臣以  
爲雖湯武復生弗易攻也夫輕信楚趙之兵陵十仞  
之城戴三十萬之衆而志必舉之臣以爲自天下之  
始分以至于今未嘗有之也攻而不能拔秦兵必罷



陰必云則前功必棄矣今魏方疑可以少割收也願  
之及楚趙之兵未任於大梁也亟以少割收魏方疑  
而得以少割為和必欲之則君得所欲矣楚趙怒於  
魏之先已講也必爭事秦從是以散而君後擇焉且  
君之嘗割晉國取地也何必以兵哉夫兵不用而魏  
效絳安邑又為陰啓兩機尺故宋衛效尤憚秦兵已  
令續云史衛効而君制之何求而不得何為而不成  
臣願君之熟計而无行危也穰侯曰善乃罷梁圍  
秦敗魏於華魏王且入朝於秦周訢謂王曰宋人有  
學者三年反而名其母其母曰子李三年反而名我

者何也其子曰吾所賢者无過堯舜堯舜名吾所大  
者无大天地天地名今母賢不過堯舜母大不過天  
地是以名母也其母曰子之於學者將尽行之乎願  
子之有以易名母也子之於學也將有所不行乎願  
子之且以名母為後也今王之事秦尚有可以易入  
朝者乎願王之有以易之而以入朝為後魏王曰子  
患寡人入而不出邪許綰為我祝曰入而不出請殉  
寡人以頭周訢對曰如臣之賤也今人有謂臣曰入  
不測之淵而必出不出請以一鼠首為女殉者臣必  
不為也今秦不可知之國也猶不測之淵也而許綰



之首猶鼠首也內王於不可知之秦而殉王以鼠首  
臣竊爲王不取也且无梁孰與無河內急王曰梁急  
無梁孰與無身急王曰身急曰以三者身上也河內  
其下也秦未索其下而王效其上可乎王尚未聽也  
支期曰王視楚王楚王入秦王以三乘先之楚王不  
入楚魏爲一尚足以捍秦王乃止王謂支期曰吾始  
已諾於應侯矣今不行者欺之矣支期曰王勿憂也  
臣使長信侯請无內王王待臣也支期說於長信侯  
曰王命召相國長信侯曰王何以臣爲支期曰臣不  
知也王急召君長信侯曰吾內王於秦者寧以爲秦

邪吾以爲魏也支期曰君無爲魏計君其自爲計且  
安死乎安生乎安窮乎安貴乎君其先自爲計後爲  
魏計長信侯曰樓公將入矣臣今從支期曰王急召  
君君不行血濺君襟矣長信侯行支期隨其後且見  
王支期先入謂王曰僞病者乎而見之臣已恐之矣  
長信侯入見王王曰病甚奈何吾始已諾於應侯矣  
意雖道死曾本作雖欲道死行乎長信侯曰王毋行  
矣臣劉本且能得之於應侯願王無憂

華一本有軍之戰魏不勝秦明年將使段干崇割地  
而講孫臣謂魏王曰魏不以敗之上割可謂善用不



勝矣而秦不以勝之上割可謂不能用勝矣今處期  
年乃欲割是群臣之私而王不知也且夫欲璽者段  
干子也王因使之割地欲地者秦也而王因使之受  
璽夫欲璽者制地而欲地者制璽其勢必無魏矣且  
夫姦臣固皆欲以地事秦以地事秦璽猶抱薪而救  
火也薪不盡則火不止今王之地有盡而秦之求無  
窮是薪火之說也魏王曰善雖然吾已許秦矣不可  
以革也對曰王獨不見夫博者之用梟邪欲食則食  
欲握則握今君劫於群臣而許秦因曰不可革何用  
智之不若梟也魏王曰善乃案其行

齊欲伐魏魏使人謂淳于髡曰齊欲伐魏能解魏患  
唯先生也敝邑有寶璧二雙文馬二駟請致之先生  
淳于髡曰諾入說齊王曰楚齊之仇敵也魏齊之與  
國也夫伐與國使仇敵制其餘敝名醜而實危為王  
弗取也齊王曰善乃不伐魏客謂齊王曰淳于髡言  
不伐魏者受魏之璧馬也王以謂淳于髡曰聞先生  
受魏之璧馬有諸曰有之然則先生之為寡人計之  
何如淳于髡曰伐魏之事不便魏雖刺髡於王何益  
若誠不劉無便魏曾無雖封髡於王何損且夫王無  
伐與國之誹魏無見亡之危百姓無被兵之患髡有



壁馬之寶於王何傷乎

秦將伐魏魏王聞之夜見孟嘗君告之曰秦且攻魏子爲寡人謀奈何孟嘗君曰有諸侯之救則國可存也王曰寡人願子之行也重爲之約車百乘孟嘗君之趙謂趙王曰文願借兵以救魏趙王曰寡人不能孟嘗君曰夫敢借兵者以忠王也王曰可得聞乎孟嘗君曰夫趙之兵非能曾無彊於魏之兵非能曾無弱於趙也然而趙之地不歲危而民不歲死而魏之地歲危而民歲者何也以其西爲趙蔽也今趙不救魏魏歛盟於秦是趙與強秦爲界也地亦且

歲危民亦且歲死矣此文之所以忠於大王也趙王許諾爲起兵十萬車三百乘又北見燕王曰先日公子常約兩王之交矣今秦且攻魏願大王之救之燕王曰吾歲不熟二年矣今又行數千里而以助魏且奈何田文曰夫行數千里而救人者此國之利也今魏王出國門而望見軍雖欲行數千里而助人可得乎燕王尚未許也田文曰臣效便計於王王不用臣之忠計文請行矣恐天下之將有大變也王曰大變可得聞乎曰秦攻魏未能克之也而臺已燔游已奪矣而燕不救魏魏王折節割地以國之半與秦秦必



去矣秦已去魏魏王悉韓魏之兵又西借秦兵以因  
趙之衆以四國攻燕王且何利利行數千里而助人  
乎利出燕南門而望見軍乎則道里近而輸又易矣  
王何利曾添入乎字燕王曰子行矣寡人聽子乃爲之起  
兵八萬車二百乘以從一本無從字田文魏王大說曰君  
得燕趙之兵甚衆且亟矣秦王大恐割地請講於魏  
一本添魏字因歸燕趙之兵而封田文

魏將與秦攻韓朱已謂魏王曰秦與我翟同俗有虎  
狼之心貪戾好利而無信不識禮義德行苟有利焉  
不顧親戚兄弟若禽獸耳此天下之所同知也非所

施厚劉作

積德也故太后母也而以憂死穰侯舅也

功莫大焉而竟逐之兩弟無罪而再奪之國此於其  
親戚兄弟若此而又況於仇讎之敵國也今大王與  
秦伐韓而益近秦臣其或之而王弗識也則不明矣  
群臣知之而莫以此諫則不忠矣今夫韓氏以一女  
子承一弱主內有大亂外安能支強秦魏之兵王以  
爲不破乎韓亡秦盡有鄭地與大梁鄰王以爲安乎  
王欲得故地而今負強秦之禍也王以爲利乎秦非  
無事之國也韓亡之後必且便事便事必就易與利  
就易與利必不伐楚與趙矣是何也夫越山踰河絕



韓之上黨而攻強趙則是復闕與之事也秦必不爲也若道河內倍鄴朝歌絕漳滏之水而以與趙兵決勝於邯鄲之郊是受智伯之禍也秦又不敢伐楚道涉而谷行三十里而攻危隘之塞劉作國所行者甚遠而所攻者甚難秦又弗爲也若道河外背大梁而右上蔡召陵以與楚兵決於陳郊秦又不敢也故曰秦必不伐楚與趙矣又不攻衛與齊矣韓亡之後兵出之日非魏無攻矣秦故有懷地刑丘之城垝津而以之臨河內河內之共汲莫不危矣秦有鄭地得垣雍決熒澤而水大梁大梁必亡矣王之使者大過矣乃

惡安陵氏於秦秦之欲許之久矣然而秦之葉陽昆陽與舞陽高陵鄰聽使者之惡也隨安陵氏而欲亡之秦繞舞陽之北以東臨許則南國必危矣南國雖無危則魏國豈得安哉且夫憎韓不受安陵氏可也夫不患秦之不愛南國非也異日者秦乃在河西晉國之去梁也千里有餘河山以蘭之有周韓而間之從林軍以至于今秦十攻魏五入國中邊城盡拔文臺墮垂都焚林木伐麋鹿盡而國繼以圍又長驅梁北東至陶衛之郊北至于闕所云乎秦者山北河外河內大縣數百名都數十秦乃在河西晉國之去大



梁也尚千里而禍若是矣又况於使秦無韓而有鄭地無河山以蘭之無周韓以間之去大梁百里禍必百此矣異日者從之不成矣劉作也楚魏疑而韓不可得而約也今韓受兵三年矣秦撓之以講韓知亡猶弗聽投質於趙而請為天下鴈行頓刃以臣之觀之則楚趙必與之攻矣此何也則皆知秦之無窮也非盡亡天下之兵而臣海內之民必不休矣是故臣願以從事乎王王速受楚趙之約而挾韓魏之質以存韓為務因求故地於韓韓必效之如此則士民不勞而故地得其功多於與秦共伐韓然而無與強秦鄰

之禍夫存韓安魏而利天下此亦王之天時已通韓之上黨於共莫使道已通因而關之出入者賦之是魏重質韓以其上黨也共有其賦足以富國韓必德魏愛魏重魏畏魏韓必不敢反魏韓是魏之縣也魏得韓以為縣則衛大梁河外必安矣今不存韓則二周必危安陵必易楚趙楚大破衛齊甚畏天下之西鄉而馳秦入朝為臣之日不久集本有矣字

葉陽君約魏魏王將封其子謂魏王曰王嘗身濟漳

朝邯鄲抱葛薛薛曾作陰成以為趙養邑而趙無為王

有也王能又封其子問陽姑曾作衣乎臣為王不取



也魏王乃止

秦使趙攻魏魏謂趙王曰攻魏者亡趙之始也昔者

曾作也

晉人欲亡虞而伐虢伐虢者亡虞之始也故荀

息以馬與璧假道於虞宮之奇諫而不聽卒假晉道  
晉人伐虢反而取虞故春秋書之以罪虞公今國莫  
強於趙而并齊秦王賢而有聲者相之所以為腹心  
之疾者趙也魏者趙之虢也趙者魏之虞也聽秦而  
攻魏者虞之為也願王之熟計之也魏太子在楚謂  
樓子於鄢陵曰公必且待齊楚之合也以救皮氏今  
齊楚之理必不合矣彼翟子之所惡於國者無公矣

其人皆欲合齊秦外楚以輕公公必謂齊王曰魏之  
受兵非秦實首伐之也楚惡魏之事王也故勸秦攻  
魏齊王故欲伐楚而又怒其不已善也必令魏以地  
聽秦而為和以張子之強有秦韓之重齊王惡之而  
魏王不敢據也今以齊秦之重外楚以輕公臣為公  
患之鈞之出地以為和於秦也豈若由楚乎秦疾攻  
楚楚還兵魏王必懼公因寄汾北以予秦而為和合  
親以孤齊秦楚重公公必為相矣臣意秦王與樗里  
疾之欲之也臣請為公說之乃請樗里子曰攻皮氏  
此王之首事也而不能拔天下且以此輕秦且有皮



氏於以攻韓魏利也樗里子曰吾已合魏矣無所用  
之對曰臣願以鄙心意公公無以為罪有皮氏國之  
大利也而以與魏公終自以為不能守也故以與魏  
今公曾作攻之力有餘守之何故而弗有也樗里子曰  
柰何曰魏王之所恃者齊楚也所用者樓鼻翟強也  
今齊王謂魏王曰欲講攻於齊王兵之辭也是弗救  
矣楚王怒於魏之不用樓子而使翟強為和也怨顏  
已絕之矣魏王之懼也見亡翟強欲合齊秦外楚以  
輕樓鼻樓鼻欲合秦楚外齊以輕翟強公不如按  
魏曾作親之和使人謂樓子曰子能以汾北與我乎請

合於楚外齊以重公也此吾事也樓子與楚王必疾  
矣又謂翟子子能以汾北與我乎必為合於齊外於  
楚以重公也翟強與齊王必疾矣是公外得齊楚以  
為用內得樓鼻翟強以為佐何故不能有地於河東  
乎







